

楔子 重生後的新婚夜

明晃晃的太陽照得池塘發亮，湛藍的天空倒映其中，藍天、白雲，乾爽的空氣都讓衛翔儂心曠神怡、身心舒暢。

望著池水中倒映的身影，他細細把自己從頭到腳再看一遍。

是他，十八歲的衛翔儂！

淡然一笑，已經證明過次的事，他依舊想一次再一次地重複證實，證實自己回來了！

他回來了，回到人生最意氣風發的歲月，現在的他剛從戰場上退下來，他是大衛王朝最年輕英勇的常勝將軍，打過無數場勝仗，打得北疆諸國不敢再犯，只是，偌大的軍功再也換不到他真正想要的……

搖搖頭，斂去嘴角苦澀笑意，再度挺直背脊，他深信上蒼既讓自己重生，必定有其深意，他發誓再不重蹈覆轍，再不讓歹毒狠戾之人順心遂意。

前世，他帶領十五萬大軍與北疆諸國對陣；前世，寧王被羽箭射穿，他一怒之下，狂掃北疆大軍；前世，他與寧王是過命的兄弟；前世……他和寧王關係從「今天」起漸行漸遠……可悲的是，他根本不知道原因。

撫摸右胸上早已結疤的箭傷，前世這個從前胸穿透到後背的傷疤，是烙在寧王身上的。

他不知道是哪裡出了錯，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以身為盾、擋在寧王前面，不過這一箭，給了他重生的機會。

寧王衛翔祺是皇上的庶長子，母妃位分不高又早亡，雖出身不好，但他人品光風霽月，文韜武略，是人人欽羨的人物。

衛翔儂是皇帝親弟弟靖王的兒子，他父王早亡，他是個遺腹子，由母親一手帶大。

皇帝與靖王兄弟情深，因皇帝子嗣稀少，直到先皇后駕崩，後宮除翔祺之外，再無別的皇子公主，因此皇帝常把衛翔儂帶在身邊，與衛翔祺一起教導。

兩兄弟一起長大、一起學文習武，兩人是從小打打鬧鬧玩出來的感情，是誰也無法離間的鐵桿兄弟。

直到繼后葛茜芝出現。

葛茜芝進宮後兩年，生下嫡子衛翔廷，天底下當母親的，誰不想替兒子鋪就一條錦繡大道？

衛翔儂並不反對，也不認為這種行為有什麼錯，只是葛茜芝千不該、萬不該，不該用他和衛翔祺的鮮血，為她的兒子鋪就錦繡大道。

前世，二十五歲的衛翔儂死於顧綺年之手，人死卻不願瞑目，他等待死亡降臨時，仍一句句說著不甘……

所以他重生，他的靈魂返回。

惡鬼為何從地獄爬回人間？不為別的，只為有恩報恩、有仇報仇！

眼底閃過凌厲，像刀尖似的，猙獰的表情映在清澈的水面，與他身上的大紅喜袍格格不入。

他回來了！誰給仇、誰予恩，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！

今天是衛翔儂大婚的日子，皇帝賜婚，將皇后的姪女葛嘉琳賜給他為靖王正妃，孟太傅的次女孟可溪為靖王側妃，兩女同日進府。

相同地，今天也是衛翔祺的大婚之日，皇上賜皇后的外甥女文珈玥為寧王正妃，夏柔伊為寧王側妃。

兩位感情深厚的王爺在同一天成親，是百姓津津樂道的佳話，卻是不少官員的惡夢，為著兩位王爺的婚事，禮部上上下下忙得足不點地，哪方也不敢輕慢。

今天的四名正、側妃，都是葛皇后親自挑選，各個溫良恭儉，是京裡有名的才女，這樣的人選任誰都看不出問題，可偏偏……這裡面有一個女人，將會成為他們兩兄弟胸口的第一根刺。有朝一日，這根刺會穿透他們的情誼，戳破過往的恩惠，最終，將兄弟感情扎得千瘡百孔，視彼此為敵。

葛皇后……衛翔儀笑著，此生怎還容得她順風順水？！

貼身侍衛衛右推開厚重木門，走到主子身邊。

這處園子名叫「待春院」，位於靖王府的最後方，與其他院子隔著一座佔地很大的花園，院子頗大，有池塘、有樹，還有許多花圃，院子裡只有七、八間屋子，蓋得結實、精緻，卻不奢華，有井、有灶，關起門來倒也能過過自己的小日子。

這裡曾經是靖王妃的居處，先靖王過世後，靖王妃便搬離主院，長居此處。

有人說，因為王妃思念王爺太甚，不願過金碧輝煌的日子，便遷居此地，過起儉樸生活；也有人說，王妃怕睹物思人，才更換居處、念經禮佛。

不管理由是什麼，王妃在待春院裡住了整整十五年。

王妃過世後，因待春院離其他院落太遠，便漸漸荒廢了。

行至衛翔儀身邊，衛右低聲說道：「主子爺，吉時已至。」

吉時？衛翔儀冷冷一笑，甩袖道：「走吧！」

衛翔祺是個能耐人，沒人會反對這句話，但他自己質疑了，如果他夠能耐，怎能讓心愛的女子別嫁？又怎會順天應命，一步步走向滅亡？

能耐？是欺世騙人的說法嗎？

活了十九年，他第一次質疑自己。

從小到大，所有的教育都教會他，唯有朝廷家國是他必須上心的，其餘的人、事皆可有可無，但……一個不謹慎，他愛上她了。

不是因為她貌美、不是因為她聰慧，更不是因為她有讓人一見就無法忘懷的氣度，而是因為她看見他的第一句話是一一「衛翔祺，二十六歲亡。」

誰會愛上一個詛咒自己的女子？偏偏他就是愛上了。

她預言：七月溫州大水。預言實現。

她預言：中秋佳節月蝕。預言實現。

她預言：永和宮大火。預言實現。

她曾經對他做過八個預言，除死亡那個之外，有六個實現了，而第七個……他閃避了，惡意地改變她的預言——

當羽箭飛來那瞬間，他企圖躲開。

誰曉得翔儀竟撲身飛來，為自己擋下一箭。

望著他昏睡的蒼白容顏，衛翔祺不止一次後悔，如果這是宿命，注定要有人受傷，他不該躲

的，如果他不躲開，是不是翔儂就會安然無恙？

幸好翔儂清醒了，否則他怎麼對得起兄弟？一個為自己可以豁出去一切的兄弟？

對於有預言能力的女子，他該抱持懷疑態度，但是，對不起，他無法。

他喜歡她，喜歡到無法自拔，他想求父皇賜婚，卻不料葛皇后比自己快一步。

君無戲言，他的喜歡不敵君威，為孝順、為友愛，他必須退讓成全，只是他無法控制自己的心痛……

也罷，就這樣吧，反正預言中他只能再活七年，反正他所有的努力不過是為他人作嫁，就這樣吧……

他不是會自傷頹廢的男子，他知道愛情不是男人的全部，可是在大婚的日子裡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沮喪，這份痛苦讓他無法振作。

坐在馬背上，衛翔祺穿著大紅喜袍，頭戴紅色禮冠，喜氣洋洋的打扮，卻無法在他臉上添入喜氣。

夾道看熱鬧的百姓滿臉滿眼的豔羨，他們只看見新嫁娘的十里紅妝，看見迎親隊伍的威武浩大，卻看不見他的沉重哀慟。

兩隊迎親隊伍迎面相對，衛翔儂自動退讓一旁，讓衛翔祺的隊伍順利通過。

兩兄弟錯身同時，衛翔儂對著大哥一笑，衛翔祺心情沉重，卻也是回給他一個勉強的笑意。

望著衛翔祺，衛翔儂雙眉微蹙。

前世的自己，有見過大哥強抑的悲哀嗎？肯定沒有，倘若他那時多留一分心思，也許命運將有所不同。

這一世，衛翔儂沒有喝醉。

這一世，他依舊選擇在新婚夜裡進入孟可溪的房間。

他故意的，故意狠狠搥葛皇后一巴掌，他知道這樣並不聰明，真正聰明的做法是麻痺敵人，在敵人大意時再予以致命的一刀。

但他必須這麼做，因為今晚有重要任務。

孟可溪已經洗漱過，粉嫩的小臉上帶著憂心忡忡的蒼白。

還是不行嗎？做那麼多、說那麼多，命運始終照著它無法更改的節奏進行著？

不甘心啊，她追求的愛情怎麼就遙遙無期，任她使盡力氣也無法更改？

如果這就是命運，如果衛翔儂才是她命定的男子，她是不是應該試著不倔強，試著放下固執、放下愛情，放下數百年的追尋，和衛翔儂走完這一世？

輕咬唇，孟可溪細細撫摸手中的匕首，要不要……再來一次？

再一次刺殺衛翔儂，再一次敵不過他的粗暴、成為他的女人，再一次因為不堪後院凌辱，死於半年後，再一次魂魄跟隨在衛翔祺身邊，眼睜睜看著他經歷過的每件事？

淚水落下，不能啊……

她無法再次看著衛翔祺因為心魔，一腳踩進葛皇后的陷阱，無法看著兩個好男兒因為自己漸

行漸遠，最終喪命。

她不願意「再一次」，可是，又怎能違背自己的心意，怎能愛著別人卻認分地成為靖王的女人？她辦不到！

門突然被打開，孟可溪心頭一驚，急忙將匕首收入鴛鴦枕下。

衛翔儂進屋，他沒有喝醉，更不打算在孟可溪刺傷自己之後因自尊心而強暴她。

凝視孟可溪的臉，她並不美麗，但眉宇間的英氣讓人覺得可親，大哥見過的美女多如過江之鯽，他不懂，大哥為什麼獨獨對她魂縈夢繫？

孟可溪防備著，防備他撲上來，撕爛她的衣服，也撕爛自己的……身體。

但下一瞬，她失笑，她的反抗於他不過是蚍蜉撼樹，她能防備什麼？

所以順了他？當一對貌合神離的夫妻？把情情愛愛在這個晚上徹底封殺？

她緊咬牙根，然而，不示弱的淚水卻在低頭那刻跌入膝間。

輕嘆，愛情就是這副樣貌啊，儘管苦痛多於喜樂，還是有人樂意奮不顧身、自投羅網。

他懂得的……他痛過苦過、自投羅網過，所以他對自己發誓，再不沾惹情事。

衛翔儂拉過椅子，坐到床前，低聲道：「把枕頭底下的匕首收起來。」

他的話讓孟可溪驚恐不已，猛地抬起眼。

精彩的驚懼、精彩的表情、精彩的眼波流轉，這個瞬間，他有一點點理解，大哥為什麼會看上這個女人。

孟可溪緊咬牙關，掐緊拳頭，分明嚇得全身發抖，卻打死不肯低頭。

衛翔儂不與她糾纏，今晚要做的事還很多，他不想浪費時間去安撫一個女人，即使她不示弱的表現令人動容。

「妳喜歡寧王，是嗎？」

牙咬得更緊了，她不點頭也不搖頭，她凝聚每一分精神，猜測他下一個舉動，在不確定他想怎麼做之前，她保持沉默。

「妳打算怎麼做？刺殺我？妳以為我的軍功是矇來的？」他似笑非笑地道。

她從未小看過他，前世敢奮力一搏，是仗著他喝得酩酊大醉，而現在……面對清醒的衛翔儂，她沒有半點成功機會。

他的話有什麼目的？他知道什麼？是寧王告訴他的？戰場生死相依，兄弟交換祕密？

她想破腦袋，還是猜不出原由，但是他在等她開口。

嚥下驚懼，孟可溪揚聲道：「不管我有任何打算，在靖王面前都不會成功，不如由王爺來告訴可溪，您想怎麼做？」

面對氣勢迫人的自己，她還能強作鎮定，還能侃侃而談，衛翔儂勾起嘴角，這個女人……還不錯。

高舉桌面上的合疊酒，往地上灑去，直到灑盡最後一滴酒水，衛翔儂開口，「我要……」

錦茜紅妝蟒暗花緝金絲雙層廣綾大袖衫，邊緣繡滿鴛鴦石榴圖案，胸前一顆赤金嵌紅寶石領鉗，外罩一件品紅雙孔雀繡雲金縷絡霞帔，那孔雀好像要活過來似的。

喜帕已掀，葛嘉琳的髮髻正中央戴著聯紋珠荷花鴛鴦滿池嬌分心，兩側各一株盛放的並蒂荷花，垂下絞成兩股的珍珠珊瑚流蘇和碧璽墜角，中心一對赤金鴛鴦左右合抱，更顯光彩耀目。

她耐心等候著，紫鴛已經不止一次勸說，讓她換下嫁衣，但……怎麼能呢？這一襲嫁衣是她花近兩年時間繡成的。

早在姑母發話，會促成自己和靖王婚事那天起，她滿腦子想的就是如何織就這身嫁衣。

她用盡心血、耗盡心力，每一針、每一線，她為自己繡入滿滿的祝福。

會幸福的，天底下男子都會因為娶到她這種琴棋書畫、女紅皆通透的女子感到幸運。

而她，已經愛慕衛翔儂多年，是的，是很多年，不是一年兩年。

她夢想嫁給他，夢想照料他的生活，夢想夫妻鶼鷀情深，生生世世、幸福纏綿。

她深深愛著衛翔儂，認定只有這樣的男子才配得上自己。

紫鴛再次走進屋裡，她小心翼翼地，聲音裡帶著微微的抖意。「王妃，王爺去了孟側妃屋裡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葛嘉琳握在掌間的酒杯橫飛，往紫鴛臉上砸去，倏地，她的臉頰出現一塊瘀青。

「賤人！」葛嘉琳咬牙切齒。

紫鴛受到驚嚇，不顧地上碎瓷，跪地求饒。

葛嘉琳不發話，一主一僕、一坐一跪，主子的臉色鐵青，婢女的臉色慘白，誰也沒有發出半點聲音。

與此同時，靜雨院裡傳來孟可溪的尖叫聲。

叫聲響起，葛嘉琳臉色稍霽，她急道：「去探探後頭發生什麼事？」

「是。」紫鴛起身，快步往外跑去。

這次她去了很久，葛嘉琳等得心急火燎，恨得連連摔破幾個茶杯，口裡罵過無數次賤人，終於紫鴛回來了。

這次她的身子抖得更厲害，她不敢進屋，更不敢不進屋，猶豫再三後，一咬牙，跨進喜房裡。

紫鴛雙膝跪地，在接連磕頭間，淚水無聲翻落，她知道自己死定了。

見狀，葛嘉琳心知不好，怒問：「到底發生什麼事，快說！」

「王爺在後院……徐寡婦的屋子裡……歇下了……」

什麼意思？他寧願和個下作女人在一起，也不願意進她的房間？因為她是皇后娘娘的姪女？因為他與葛皇后誓不兩立？

葛嘉琳臉上青一陣、白一陣，額間青筋畢露，她憤恨不平，一怒之下，掃掉滿桌子東西，嬰兒手臂粗的龍鳳喜燭也隨之落地，燭火碰上桌巾迅速燃起，火順勢蔓延。

「起火了，救命啊！」

紫鴛受到驚嚇，顧不得其他，慌慌張張、急急忙忙起身，把王妃護到屋外。

靜思院的動靜引來不少人，嬪嬪、小廝提著水急忙灌救，府衛封鎖靜思院，不讓人進出。

短短一刻鐘，火便熄滅，並無大礙，只燒掉桌椅和王妃嫁衣一角。

葛嘉琳被請到隔壁屋子，她紅了眼卻忍住不哭，太大意了，這裡是靖王府，不是她可以任性的葛家後院。

緩緩吐氣，她告訴自己別急，她得想出一套好劇本，好在爺跟前為今晚的行為開脫解釋。

看一眼嚇得魂不附體的紫鴛，她心頭淡淡的，說不出滋味。

紫鴛服侍自己三年，性子謹慎、嘴巴緊，是個好用的丫頭，可惜勢必要犧牲她了，對於人命，她不曾看重過。

望著緊閉的房門，她在等待，等王爺過來，演出一場好戲。

可惜葛嘉琳沒有等到這個機會，洞房花燭夜，王爺始終沒有出現，讓她憋著一股氣，無處發洩。

天剛亮，唐管事領來十幾名嬪嬈，把孟可溪的一應用品和嫁妝全數送往待春院，一把大鎖扣上，孟側妃在一夜之間失去王爺的寵愛。

沒有人知道這個晚上靜雨院發生什麼事，只曉得孟可溪從此消失在王府眾人眼中。

而離開靜雨院的衛翔儂並沒有到自個兒王妃屋裡歇下，反而喝得大醉，睡了徐寡婦，整夜反覆折騰，直到天亮。

消息傳出，葛嘉琳氣得折斷指甲。

第一章 重生的好處

透過樹葉，陽光篩落滿地金色圈圈，樹上啁啾鳥鳴，勾起一季喧譁。

熱鬧的聲音，靜止的空間，分明矛盾，可置身其中，卻是無比協調。

顧綺年蹲在樹底下，白皙的手指握住石頭，不停地在泥地上寫字。

我是誰、我是誰、我是誰……同樣的三個字，重複地擴大心中謎團。

她叫做顧綺年，父親是七品小官，母親死後，父親續弦，有了後娘便丟了親爹，都是這樣的，她並未為此感到埋怨。

大衛王朝選秀，按例是三年一選，朝中官員家裡十三到十六歲的適齡女子均要參選。

選上的女子若是有福氣的，為妃為嬪，一飛沖天，再小的麻雀也能飛進鳳凰窩；沒福氣的，被選作女官或宮女，就得等到二十五歲才能放出去，到那時候年歲已大，就算出宮，怕也難以婚配。

所以就算福氣不足，只要被挑選進宮，所有人都會力求表現。

若能攀上貴人，出宮後還能幫襯家裡一把，自然不會被嫌棄，要是混不出個名堂來，這未來路可就茫茫然，不知所謂。

為了少吃家裡幾年飯，再省下一筆嫁妝，繼母逼著顧綺年的親爹把女兒改了年紀，送進宮裡。她自小就是個眉清目秀、漂漂亮亮的小女孩，進宮自然沒問題，只是十一歲稚齡充作十三歲，再美麗也是稚氣未脫，豈能得到貴人青睞？

然而進宮前，爹爹還是打著一人得道、雞犬升天的好算盤，再再囑咐她，要想盡辦法攀上貴人。

然而貴人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
從小宮女一路爬到皇后身邊服侍，這一走便是六年光陰，她從不指望好運道，只求再過幾年能平安順遂地出宮，即使年紀大了、容貌醜了，再沒好男人肯與她搭夥過日子，憑著多年來存下的月銀和賞賜，買幾畝田、開間鋪子，緊著點過，總能過完這輩子。

一輩子說長很長，說短也短，只是……

她是誰？

迷糊了嗎？是啊，她自己也覺得迷糊，她到底是誰？

五年前一場高燒，她沒燒糊了腦袋瓜子，卻燒出一身好手藝，她做的菜被娘娘身邊的姑姑瞧上，將她送到皇后娘娘身邊伺候，她的廚藝替皇后固了寵，憋得宮中嬪妃有怨難訴。

可惜皇上再寵，終究沒讓皇后再生下一兒半女。

至於其他的嬪妃……她只能說，娘娘好手段，她生不下皇嗣，旁人便也生不出來。

因此當今聖上，只育有兩名皇子——母妃出身低賤的大皇子衛翔祺，以及皇后所出的二皇子衛翔廷，大皇子早在五年前立府娶親，而早該立府的二皇子仍然住在後宮。

離題了，現在談的是連自己是誰都搞不清楚的顧綺年。

發燒後清醒，除了做菜的手藝外，她還發現自己會認字讀書，能背詩念詞，若不是手邊沒有合手的琴瑟，她想試試還有多少本事在手？

她害怕的不是傍身技藝，而是……這些東西都不是顧綺年該會的。

如果不是顧綺年，她是誰？為什麼她滿腦子裡只有顧綺年的記憶？越想，心越慌，手上的石子揮舞得更快。

「綺年。」

大宮女茹瑄一路尋過來，發現她躲在樹底下，停下腳步，看一眼地上的字跡，抿嘴淺笑，這丫頭的瘋病又發作啦？有事沒事就跑到樹下質疑自己。

她走近，伸出右腳，把那些字跡抹平，笑著勾起她的手，把她拉起來，說道：「妳叫顧綺年，今年十八歲，性子平和，做人最是溫柔，長得一副媲美西施的花容月貌，讓主子忍不住抬舉。」對著茹瑄淡淡一笑，顧綺年拍掉手上的細沙，問：「怎麼沒在娘娘身邊伺候？」

茹瑄笑盈盈地望著顧綺年，這丫頭是個難得的，分明一副好樣貌，卻從不往主子跟前湊，倘若她有幾分心機，說不準早早成了後宮貴人。

不過現在也好，能跟著靖王爺，也是條好出路。

低調沉默的顧綺年，怎會與靖王扯上關係？

是這樣的，前些日子，皇帝又往永和宮來，顧綺年呈上一盅溫補藥膳，皇帝用得好，心念一動，想見顧綺年一面。

顧綺年在永和宮多年，皇后一直防備著她，不讓她到皇帝跟前招搖，沒想到皇帝會臨時興起，果然這一眼便龍心大悅。

很難不龍心大悅啊，顧綺年雖然身材單薄，但肌膚瑩白如玉，粉妝玉琢的五官，雖不施半點脂粉卻也潔膩嬌嫩，絕俗的容顏、芙蓉般的清姿雅質，便是宮中麗人拍馬也追不上。

皇后心急，一個善於藥膳料理的貌美女子，若把她留在皇帝身邊，誰知後宮會不會冒出幾個皇子公主，她豈能允許這種事發生？

皇后急中生智，笑說：「臣妾有一事想與皇上商量。」

「說說。」

「儂兒成親已經五年，膝下尚無子嗣，也不知與當年的箭傷有無關係？綺年是臣妾放在身邊調教的，想把她送到儂兒身邊服侍，就算他眼光高，看不上這丫頭，至少那手廚藝能幫儂兒養養身子。」

皇后一番話讓皇帝斂下心思。

確實，衛翔儂、衛翔祺這對難兄難弟，都二十三、四歲了，卻連半個孩子都沒有，難道衛家男人都像他這樣子嗣艱難？

皇帝滿意地拍拍皇后手背，說：「還是皇后想的周到。」

「除綺年外，臣妾還備下柔兒，那孩子一手疏通經脈的按摩功夫很是了得，臣妾本打算把她給祺兒，偏祺兒瞧不上眼，當面拒絕臣妾。這兩個孩子都是好的，不如都給儂兒吧，不管是祺兒還是儂兒，能早點為皇家開枝散葉都好。」

皇后的话引得皇帝呵呵大笑，只是笑容未达眼底，反倒勾出一抹深沉。

不管是祺儿还是儇儿，能早点为皇家开枝散叶都好……为什么把儇儿也给点上名？莫非是……皇后知道了？那么葛氏一族全都知道了？

皇帝的笑容持续着，没有人看出不对劲，只是在旁服侍的茹瑄心头泛起阵阵颤栗，皇上的笑……太渗人。

茹瑄拉过她，笑道：「娘娘让我来喚你，靖王妃进宫了。姊姊先在这里恭喜你嘍，往后就是高高在上的贵人，有机会的话别忘记提拔咱们这幾個好姊妹。」

茹瑄的话让顾绮年的笑凝在颊边。

那日娘娘对皇帝说的事，即便没下懿旨也是板上钉钉的了。

这些天，娘娘没令自己到跟前说事，却让心腹姑姑来叮嘱不少话，无非是要她惦记着娘娘的大恩大德，往后永和宫便是她的娘家，靖王府水深，唯有娘娘能保她……林林总总的话一堆，想表达的事全是同一椿——听话。

皇后要她听什么话？她不确定，更不敢猜想。

然顾绮年心知肚明，在她和张柔儿当中，真正需要「听话」的，是被靖王看重的那个。

她想不想出人头地？想不想得到靖王的宠爱？

轻搖头，在后宫多年，若还不明白越早出头的鸟死得越快这层道理，也算白活一遭了。

「谢谢茹瑄姊姊。」

「东西都整理好吧？」靖王妃的脾气看起来不太好，千万别让她久等，否则那个下马威……不知道绮年能不能承受？至于柔儿，那是个擅长鑽营的主儿，不劳她操心。

「整理好了。」

她不爱穿金戴银，攒下来的月例全让四儿哥哥换成十两一張的银票，那些钱原是打算出宫后安身立命用的，没想到终究等不到那个日子。

想到这里，她不禁心情微微低落，这便是当奴婢的悲哀。

看她这副模樣，茹瑄嘆息，绮年与一心想进王府的柔儿不同，除善于按摩外，柔儿还有一副好嗓音，黄莺出谷似的，声音清脆娇嫩，是男子都会被勾引。

知道自己被赐给靖王，这段日子事情可多啦，柔儿买布裁衣、打釵製环的，时不时联络宫外爹娘送好东西进来，哪像绮年，纹风不动地。

是不在意、不上心，还是压根不想进靖王府？

都有吧，这丫头性情沉静，事事不上心，唯一听过她对未来的想像，也不过是想顺利出宫。但她这样一副好容貌，怎能顺遂心意？

茹瑄见她满臉的低落，忍不住掐她一把，佯怒道：「你啊，该怎麽说你才好？我明白你没有攀高枝的心思，可进王府后，不管乐不乐意，你都是靖王爺的女人，这辈子恐怕再也出不了靖王府大门，想在那一畝三分地裡活得自在……别嫌我唠叨，还是奉劝你一句，不能事事拱手讓人。」

「靖王爺是個好人，百姓間評價極好，你若能替王爺生下一兒半女，後半生也算有所依靠了。」顾绮年淡然一笑，哪有那么容易，若真让王爺瞧上眼，娘娘这边事情不会少，轻则让她吹吹枕邊風，把王爺拉到二皇子陣營，可靖王和寧王之間的交情，天底下恐怕没有人不知曉，倘若无法拉拢，皇后不断叮嘱她「听话」，那些话的内容肯定會讓人膽顫心驚。

她沒有野心，對人生的要求不過是順遂兩字而已，她清楚得很，榮寵背後囊括著太多女子的嫉妒與怨恨，若非萬不得已，何苦將自己置於風口浪尖？

爭？從來不在她的選項內。

見顧綺年沉默，茹瑄心急。「妳以為不爭就沒事？錯！妳不爭，世事偏由不得妳來作主，不想沉淪也會被拉著沉淪，哪個高門大戶的女子能夠置身事外？何況懷璧其罪，光是妳的容貌，就會是王妃的威脅。想在王府安然活著，妳無權軟弱。」

是這樣的嗎？前有狼、後有虎，說到底，她要求的順遂只是空想而已？

「我明白姊姊一心待我，不如姊姊給我說說靖王府的事兒，免得我兩眼一抹黑，做錯事還不清楚錯在哪兒。」

茹瑄舒口氣，這總算是明白過來了。

「靖王妃是皇后娘娘的姪女，雖是庶出，可模樣能耐樣樣不輸嫡女，既然親姑姑是後宮之冠，葛氏女自然是京城名門求娶的對象，最終是娘娘作主，讓她成為靖王爺的正妃。」

「當年一起嫁進王府的還有孟太傅的女兒孟可溪，聽說大婚那天晚上，靖王府熱鬧得很，誰也不知道王爺和孟可溪之間發生什麼事，只曉得從那晚之後，孟可溪便被禁錮在王府的園子裡，再沒有人見過她，直到年後一場來勢洶洶的病，要了她的命。」

「外面傳說靖王夫婦伉儷情深，靖王妃寬厚良善，可成親多年肚子遲遲不見動靜，便陸陸續續為王爺納進不少新人，外頭的人把王妃誇上天。其實，靖王妃時常進宮向娘娘請安，從她的言行舉止看來，那是個綿裡藏針、心機深沉的女子，便是娘娘如此手段，也覺得這個姪女不簡單……」

茹瑄叨叨絮絮地說個不停，並非刻意往顧綺年心底插釘子，只是擔心，這樣一個恬然靜好的女子，涉入靖王府那潭水不能全身而退。

聽著茹瑄的擔憂，顧綺年笑著拍拍她的手背，這便是後宮女子啊，百般手段、千種算計，句句話都暗藏玄機，識人、認人的本領早已淬進骨子裡，靖王妃瞞得過天下人的眼，怎欺得了後宮女子的火眼金睛？

顧綺年說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日後綺年若能順風順水，待姊姊離宮後，別忘記來找妹妹。」

車行轆轤，葛嘉琳背靠著軟墊，心緒起伏難定。

五年三個月又十七天，她嫁入靖王府已經好久，起初王爺厭恨自己，理由很簡單——她是葛氏女。

葛皇后扶持的不會是大皇子，而王爺是大皇子的人。

於是她豁出一切，下了一場豪賭，她把賭注壓在王爺身上。

她對王爺推心置腹，自願為他所用，她告訴王爺，嫁雞隨雞，她不再做葛氏女，即使最後的結局是死無葬身之地也沒關係。

這番話讓她攏住了王爺，他們成為真正的夫妻。

然而一年年過去，她漸漸明白，爺給她尊貴體面，該有的規矩行事樣樣不差，後院也全交付給她，只是……王爺對她並不上心。

為此她無比痛苦，她溫柔小意、體貼大方，用盡辦法企圖擄獲王爺的感情，但是一次次熱臉貼上冷屁股，她火熱的感情被王爺用冷水澆熄，再多的努力都得不到回應，她懷疑，王爺根本沒有心。

她猜過，王爺心裡在意的，是不是被幽禁在待春院的孟可溪？

她試探，請王爺把孟妹妹放出來，誰知一個眼刀，嚇得她噤若寒蟬。

所以問題不在孟可溪身上？

答案如此，多疑的她非要等到孟可溪死去，王爺下令喪事低調處理，她才願意相信，孟可溪不是兩人之間的問題。

她也想過，是否王爺好男風，喜男不喜女？

為表現自己的體貼，她找來幾名小倌，一個個都是人上之姿，但王爺連看都不看小倌一眼，於是這個念頭被否決了。

王爺不喜歡男子，對風華絕代的美麗女子也是淡淡的，難道爺天生對這方面不熱衷？

若是如此……她悄悄鬆口氣，她得不到他的愛戀，別的女人也得不到，她便安安穩穩正坐王妃位置，為他生兒育女，與爺相伴一生。

可她盡全力了，卻始終無法美夢成真。

她是個再自信不過的女子，不會一味苛責自己，她認為問題在王爺身上，於是試著停掉侍妾們的避子湯，瞧！多有趣，侍妾們接二連三懷上孩子，獨獨自己的肚皮毫無動靜，這讓她情何以堪？

她當然不會讓那些孽種安然出生，爺的孩子只能從她的肚子裡爬出來，所以……她低頭，看著自己的雙手，上頭沾滿血腥。

這點，令皇后娘娘很滿意吧？

二皇子年紀尚稚，無法與寧王和靖王較量，若兩人始終無子嗣，對二皇子便少了威脅。

她不懂皇后在怕什麼？所有人都看得出來，相較之下，皇上更喜歡二皇子，因為他的性情、長相與皇上最像，更別說皇上處處倚重皇后，這若不是在為二皇子鋪路是為什麼？

該擔心的人是她吧，她把所有寶全押在王爺和寧王身上。

不過她不會這麼快認輸，寧王贏在年紀，贏在經驗與才幹，再加上有自家王爺的鼎力相助，鹿死誰手，尚且不知，何況這些年王爺和寧王幫著皇帝處理朝政，頗得百官讚賞倚重。

所以皇后的手段越來越不入流了，一次兩次挑撥寧王與靖王的感情，還讓自己在靖王耳邊吹風，鼓吹王爺站到二皇子陣線。

她有沒有做？曾經試過，效果……

這是最令她心慌之處，近年來，王爺益發深沉，她無法臆測他的心思，他與寧王間的感情一如過往，與二皇子似乎也攀上交情，她不確定王爺到底站在誰那一邊？

父親常差人來問，為著維護王爺，她報喜不報憂，強加附會，把爺說得好似屬意二皇子，可她半點把握都沒有。

看一眼顧綺年和張柔兒，葛嘉琳暗暗冷笑，皇后是不再相信她了吧，皇后心急王爺模稜兩可的態度，認為自己沒有大力遊說？

肯定是，否則怎會插手靖王府後院，一個張柔兒不夠，再補個顧綺年，王府的通房丫頭還不夠多嗎？

葛嘉琳不擔心張柔兒，她的心思太活絡，一雙邪魅大眼裡野心昭然若揭，這等女子王爺看不上眼，但，顧綺年……

她長得太好，眼耳鼻唇無不精緻，半句話不說，但沉穩的目光裡透露出睿智，她只是個小宮女，必須對著自己伏地叩首，可是她的從容自若、不卑不亢，竟讓她……感到自卑？威脅？她無法理解自己的感覺，但……她的確怕顧綺年……

她會在王爺心底落了根嗎？她會突破王爺心中那扇門嗎？

無端的恐懼自心中生起，葛嘉琳接連深吸幾口氣，亦無法壓抑心中抑鬱，怎麼辦？她能阻止顧綺年站到王爺面前嗎？她可是皇帝親口賜下的，她豈能違聖意？如若不能，那麼她要眼睜睜看著事情發生？

來了！帶著一點點的興奮，衛翔儂迫不及待地走往靜思院。

重生的好處——他知道什麼時間會發生什麼事，因此預作佈置、佔盡先機，這幾年葛興儒的左膀右臂被他暗中解決不少，這一世的葛氏勢力大不如前。

葛皇后在後宮的日子也不太愜意，待張美人腹中胎兒誕下……光是想像她的精彩表情，衛翔儂就滿肚子暢快。

邁開步伐，心，隱隱地加速著，和前世一樣，張柔兒、顧綺年奉皇后的命令進王府。

明知道情勢逆轉，顧綺年再無機會對他造成傷害，但，他以為自己能夠不動如山，卻沒想到即將面對前世的奪命仇人，他還是按捺不住。

他急著見那個一刀劃過自己喉管，卻哭得梨花帶淚的女子。

那時，她是怎麼說的？她說：「王爺，對不住，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……」

她不想死，所以他就該死？

前世的自己怎麼蠢得這般離譜，明知道是葛皇后派來的人，卻還是對她動了心。

為什麼？因為她的天真爛漫？因為她沒有城府心機？因為比起葛嘉琳她的善良簡直是天仙下凡？

呵呵，他到底是看上她哪一點？美貌？天真？帶著些許粗魯的真性情？

他完全想不起來，直到……

直到走進靜思院，直到再次看見顧綺年，衛翔儂找到原因了，前世看上她、善待她，真正的理由是罪惡感。

葛嘉琳非常不安，她尚未想到法子讓顧綺年消失，誰知王爺剛下朝便迫不及待到靜思院來。

王爺從不對女色上心，一下朝便專程繞到靜思院，理由是……他喜歡顧綺年？

難道兩人早就眉來眼去？或者說，顧綺年是王爺向皇上求來的？

這些想像讓葛嘉琳心跳加速，雙手在衣袖下緊握，薄薄的汙水透過衣衫，在背脊間形成一股寒意，分明是春暖花開的季節，她卻感到一陣陣寒涼。

跪在一旁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張柔兒沒教葛嘉琳心慌，但只著宮裝、半點環珮鐲釵都沒佩帶的顧綺年卻讓自己無法不在意。這女子分明低調，無心相爭，葛嘉琳心底的恐懼卻越來越深。

葛嘉琳相當自信，再年輕貌美的女子，她都能毫不介意地把她们送到王爺的床上伺候，因為

她清楚，任憑她們再有本事，都迷惑不了王爺，但是顧綺年……她不確定了。

是預感嗎？預感顧綺年將會奪走一切？

慢條斯理地啜口茶水，慢慢嚥下堵在胸口的那分憋悶，葛嘉琳告訴自己：不會的，自己可是高高在上的王妃，顧綺年不過是個小宮女，弄死她不過是小菜一碟，不會有事的。

她試著平靜，試著理智，試著表現出像過去那般的泱泱大度。

葛嘉琳偏過頭，看向坐在身邊的衛翔儂。

陽光從窗外射進，照在他英挺的五官上，一身繡著金鱗的朝服顯得他身形愈加挺拔修長，一表人才、氣質翩翩，眼底熠熠生輝、炯炯有神，兩道劍眉，一身英氣。

五年了，他依舊雍容貴氣，依舊堅毅沉穩、俊美出色，這樣的男子是她的丈夫，身為他的妻子，她無比驕傲。

「都抬起頭來，讓王爺瞧瞧你們的好容貌，看誰能引得爺上心。」葛嘉琳帶著調笑的口吻對兩人說話。

身為主母，用這樣的口氣太輕佻，就算身分卑下，她們總是皇后賜下的，怎麼也該給兩分薄面，不該拿她們當青樓妓子對待。

但，又如何？一旦踏進王府大門，她們還能出去向皇后告狀不成？

張柔兒心底不滿，然而人在屋簷下，不得不低頭。她乖巧地抬起頭，對著衛翔儂嫣然一笑，眉目含春，偏著嬌俏小臉，說道：「奴婢柔兒給王爺、王妃請安。」

衛翔儂勾起嘴角、淡淡一笑，如記憶中般，張柔兒的聲音柔嫩嬌甜，讓人聽著心頭跟著發軟。

前世的自己被她的聲音吸引，最終卻寵上顧綺年，為何？早已遺忘的原因在此刻鮮明。

顧綺年跟著抬頭，平靜的臉上沒有分毫表情，只是淡淡地說：「奴婢顧綺年。」

沒錯，就是這雙乾淨澄澈、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就是這雙……和小瑀一模一樣的眼睛，小瑀……他的蕭瑀……

顧綺年斂著眉目，視線並未與他對上，但衛翔儂已經想起，自己是因為這雙眼睛而寵愛顧綺年，之後她的天真、她的莽撞、她的粗魯，讓他誤以為她不會是皇后挑上的人選。

他錯得太厲害，最終以性命做為錯誤代價。

傻瓜，他怎會忘記，女子最善於作戲，賢德寬慈的葛嘉琳不就是這號人物的代表？他不言語，並非不曉得她手下掛著多少條人命，並非不知自己多少子嗣斷送在她的掌心。

再度審視顧綺年的眼睛，前世的她神采飛揚、顧盼自若，大的眼睛裡盈滿笑意，對自己頻頻放送秋波，怎麼現在擺出一副恬然安適、寧靜淡定的姿態？想改弦易轍，換個法子勾引他？哼！再不會了，他再不會多看她一眼、多聽她一句，任憑她是個再高明的戲子，都無法撼動他的心。

他倒想看看，一個沒有觀眾的戲子，還能演多久的戲？

帶著戲謔笑意，衛翔儂揚起濃眉，這輩子，就讓她用一世的清苦孤寂來償還上輩子的奪命之恨。

不過依顧綺年的性格，她恐怕不會沉寂太久，此生沒有自己的維護，葛嘉琳會怎麼整治她？笑顏上帶著兩分惡意，他竟有些期待，他刻意作態的彎下腰，勾起顧綺年的下巴，迫得她眼神與自己對上。

一眼，顧綺年看清楚衛翔儂，好……熟悉，在哪裡見過嗎？

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出現淡淡的心疼，為什麼眼底浮起酸酸的澀意，為什麼控制不住想要向他靠近的心？為什麼蠢蠢欲動的感覺在心底洶湧？

相同的問題再度浮現，她是誰？他又是誰？他們之間有過什麼？他與她真的只是衛翔儂與顧綺年？

四目相對，彼此凝視的眼神加深了葛嘉琳的不安。

她猜對了？顧綺年將會打破藩籬，走入王爺心底？

這個念頭讓葛嘉琳惶然。不許！自己進不去的地方，任何女人都不許進！

眨眼間，她設下十幾條計謀，不過是個小宮婢，奪她性命有什麼困難？

衛翔儂明知道這個舉動會替顧綺年帶來多大危險，但他就是故意的，就是要讓她難堪，可是……她的眼睛讓他想起小瑪，讓他想起那個明媚開朗的女子，明知道顧綺年不是小瑪，明知道她是個戲子，明知道她將會對自己做出什麼事，他卻還是不忍了。

不忍心對一雙小瑪的眼睛做壞事，不忍心她這樣看著自己，像是無聲求助。

他從沒想過自己會這麼愚蠢，可他蠢了，因為最後一刻，他決定放棄對顧綺年的報復……苦苦的澀意染上眉間，是啊，誰讓她有一雙小瑪的眼睛？！

他表情瞬變，眼底濃冽的厭惡一層再添一層，勾住顧綺年下巴的手用力甩開，像是碰到什麼髒東西似的，全身散發出冷酷寒意。

王爺討厭顧綺年？他的態度讓葛嘉琳看不透了。

帶著試探意味，她笑言，「王爺，再不讓兩位妹妹起來，小膝蓋真要跪壞了，到時看王爺心不心疼。」

試探他？衛翔儂板起臉孔，朝葛嘉琳望去，他最看不得她這副樣子，分明是隻豺狼，偏要裝兔子，那也得裝得像，那雙眼睛都能殺人了。

「不過是個暖床工具，王妃還互稱姊妹、好寬闊的胸懷。」衛翔儂冷諷。

王爺是真心不喜顧綺年？按捺住興奮，葛嘉琳強抑笑顏，柔聲回話，「終究是皇后娘娘的賞賜，身分怎同一般？」

「麻雀就是麻雀，會因為換主子就改了名稱？府裡規矩不能亂，上下尊卑誰都不能踰矩，誰送進來的人都一樣。」

葛嘉琳輕輕垂下眉睫，把他的話和表情做過千百次分析，恍然大悟！懂了，王爺肯定認為顧綺年是皇后在他身邊安插的棋子，沒錯，王爺最痛恨這種事，洞房花燭夜，王爺不也因為如此狠狠打了自己的臉。

葛嘉琳鬆口氣，她找到的理由讓自己安下心來。

衛翔儂的憎惡卻讓顧綺年滿頭霧水，她不懂自己哪裡做錯，招惹出他滿臉的鄙夷？

但這不是她能控制的，她只是個身分卑賤的小宮女。

打從踏出宮門那刻，她便清楚有多少危機橫在眼前，王妃明擺著討厭自己，如今王爺也表現出不喜，不討喜的自己是會更危險還是更安全？她沒有把握。

其實，像她這樣的小角色，再怎麼撲騰也改變不了什麼，只能受著，最壞就是個死字，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。

只是，唉……這要她怎麼甘心？

她的人生、她的未來，怎會操縱在兩個陌生人手裡？

輕咬下唇，顧綺年面上卻仍是一副事不關己、波瀾不興的表情。

說不害怕是假的，但再惶恐也得裝出無懼，落在貓掌心的老鼠越是驚慌失措，越會逗得貓起了興致，若未來無法改變，何必讓自己當丑角，為人平添笑料？

她有自己的驕傲，即便下場只是別人桌上的盤飧。

顧綺年並不知道，自己的漠然引起衛翔儂的興趣，他在等她委屈、等她慟紅雙眼，這一招前世的顧綺年可是信手拈來，毫不費力。

誰知道她沒哭，張柔兒倒是紅了眼眶。

暖床工具？麻雀？王爺如此不憐香惜玉，她的殷勤全做給瞎子看了！

她一肚子氣卻無處可洩，只能緊咬下唇，任淚水紛飛，委屈又傷心，她微偏頭，把楚楚可憐詮釋得淋漓盡致。

看著顧綺年如入定老僧似的紋風不動，衛翔儂皺眉，不畏懼嗎？不想爭取嗎？這可不像她。

衛翔儂冷笑了，還是作戲吧？行，他倒想看看，她能演到什麼程度。

難怪說，三個女人就能演一齣《紅樓夢》。

大廳裡，張柔兒哭紅雙眼，深情款款地望著衛翔儂，顧綺年卻視若無睹，魂魄不曾停留現場似的，至於葛嘉琳，慟上一天的鬱氣緩緩吐出，終於雲開見日，她暗嘲自己杞人憂天。

燦然而笑，多心的她決定再添一把火，「妾身明白，但她們終究是娘娘給的，王爺不能太冷落，即便不喜也得給娘娘做做面子……」

冷笑，衛翔儂瞥了葛嘉琳一眼，還真是個不省心的。「留下那個聲音好聽的。」

聽見王爺點名自己，眼淚還掛在腮邊，張柔兒展眉，露出笑靨。

葛嘉琳卻忍不住想笑，她那沒有道理、說不出因由的恐慌，被王爺親手掐死了，是陰錯陽差？是王爺算準皇后認定他會挑顧綺年？不管起因如何、歷程如何，只要結果不是顧綺年，她便安心了。

王爺終究把大業看得比女色重。

觀一眼喜不自勝的張柔兒，葛嘉琳暗自輕蔑，就憑她那副張狂樣兒，能攏得了王爺多久？

「那麼另外一個……」葛嘉琳問得小心。

「隨王妃處置。」

葛嘉琳暗自欣喜，她不是個蠢貨，不會一進門就把人弄死。

屈膝為禮，她溫柔回答，「妾身明白。」

第二章 找人監視她

待春院……顧綺年仰頭望著木門上面的牌匾，如雷灌耳呢。

那位在新婚夜出事的孟側妃，就是被送進這裡，短短一年便香消玉殞。

送顧綺年過來的郭嬪嬪，很好心地「大力介紹」一番。

她說待春院已經荒廢許久，鬧鬼的傳聞甚囂塵上，曾有人聽見有女鬼哭泣的聲音，因此太陽一下山，府裡的下人就不會往這裡靠近。郭嬪嬪讓她夜裡沒事早早鎖上門窗，就算聽見外頭有動靜也千萬別好奇。

郭嬪嬪的表情生動，口才優秀，很具有說服力，幾段鬼故事被她說下來，誰心底都要存上疙瘩，至於她如此賣力演出，理由是心腸好，或是有人指使……重要嗎？不，沒那麼重要。

顧綺年不是木頭椿子，自然能理解王妃的眼神。

於王妃而言，她就是個來瓜分丈夫的壞女人，更甭說背後還有皇后娘娘撐腰，若不是弄死她得承擔些許後果，也許她已經墮入輪迴。

把壞女人發落到偏僻院落，大概是王妃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處置方式，鬼故事不過是替她添點堵，算得了什麼？

她並不怨恨王妃，自己能留下一條命，她已感恩戴德，運氣好的話，說不定若干年後有機會被送到莊子上，眼不見為淨。

若能如此，再好不過。

從皇后向皇上提議那刻起，她便明白，夫妻和樂、舉案齊眉這種事與自己無緣，沒有丈夫孩子、沒有一個圓滿家庭，她心裡多少覺得遺憾，但要明白這世上有些人就是天生缺乏際遇。無妨，她本就是個隨遇而安的，日子再苦，總能活得下來。

靜思院、靜雨院、靜聽院……王府多數的院子都靠得近，與待春院隔著一座相當大的花園，說花園也不像，那一大片地上種樹、種竹、種花，沒有屋子只有涼亭，靠近前面院子的還有人整理，越靠近待春院的部分就越荒涼，直到門前小徑都被齊腰的芒草給淹沒了。

郭嬤嬤剛走到大門前就迫不及待跑掉，想來除了給她添堵之外，鬧鬼傳說也有幾分真實。

莞爾一笑，她握緊拳頭對自己說：「平生不做虧心事，夜半敲門心不驚。」

大聲說完，顧綺年推開門，迎向生命的另一段歷程。

院子很大，裡頭有三、四棵老樹，枝桿粗壯，上面結著累累果實，走近一看，方知是梅樹。池塘裡的蓮花抽出小小的花苞，蓮葉長得郁郁青青，再過不久，便是滿院芳芳的好時節，可惜沒人整理，去年的枯枝殘葉還留在池塘裡。

幾片花圃都荒蕪了，裡頭只剩下雜草和一叢開得旺盛的茉莉。

屋子有些簡陋，可顧綺年細看，發現造屋的木料極好，即使無人照看，屋子仍然結實。

她推開每間屋子查看，最左邊的兩間是灶房，裡頭鍋鏟用物一應俱全，堆放柴火的屋子很乾燥，裡頭的木柴不見濕霉。

緊接在灶屋隔壁是浴房，令人訝異的是，浴房裡竟有石造的池子，可以供四、五個人同時洗浴。

偏僻的院落卻有完善的設備，奇怪，王爺對孟側妃到底是喜愛還是不喜歡？

剩下的五間屋子，兩間下人房裡床櫃桌椅樣樣有，各項設施完備。

書房很大，有兩面牆排滿書架，架子上的書冊排得整整齊齊，桌面上筆墨硯臺樣樣都有，並且是上等貨，連筆洗都是白玉雕成的。

小廳裡的擺設很雅致，杯盤茶盞都是官窯出的，掛在牆上的書畫也非凡品。

這些都罷了，讓人訝異的是主屋，紫檀製的床、桌、櫃……是完整套組，精緻非凡，這些都是孟可溪的嫁妝？

衣櫃裡還留著不少衣服，妝奩裡的釵環珠簪多到讓人側目，這麼一大筆的財富……是當年孟可溪死時沒帶走的？

皺眉，關上衣櫃，她打算從屋裡退出來時卻發現衣櫃旁的牆面……是突出來的？

她伸手輕觸那面牆，誰知一碰，牆竟然自動打開？

錯，那不是牆，而是門，但蹊蹺處不在門後，而是在地上，地板是空的，連接著一道樓梯。

顧綺年猶豫片刻後，轉身翻箱倒櫃，尋找燭火。

運氣好，找到一根蠟燭，她小心翼翼地扶著樓梯慢慢往下走，當雙腳踩到實心地面時，她發現自己多事了。

這裡根本不需要燭火，長長的甬道裡有十幾顆夜明珠，雖然不夠明亮，但柔和的光線讓行走在地道裡的人不至於絆倒。

孟可溪知道這條地道嗎？或者說這條地道就是為她準備的？

不對，顧綺年一下子推翻這個論點，沒人知道新婚夜裡發生什麼事，但孟可溪被送進待春院確實是突發狀況。外頭傳言，待春院是王府的冷宮，孟可溪被送進來時面無人色，所以絕不會是為她備下的。

如果不是為她備下的，那麼是為誰？

這座府邸是從過世的老靖王手裡傳下的，據說老靖王死後，王府買下一大片地，把王府擴增一倍。難道待春院和這條甬道，通通是擴增的部分？那個時候的待春院裡住的是老王妃，她為什麼需要一條甬道？

顧綺年絞盡腦汁，想了半晌後失笑不已。

就算她有再多推論，又不會有善心人士跳出來給她解答，既然如此，分析這麼多做什麼？

事實上，她連好奇心都不該有的。

甬道並沒有她想像中那麼長，要不了一刻鐘便走到底。

底部也是一道往上延伸的階梯，只不過多年沒人走過，階梯上滿是灰塵。

顧綺年一階階往上爬，爬到最上一層，發現和待春院相同，也有同樣的一扇門，門相當厚重，她花了大把力氣才推了開來。

門開，光線從窗口斜射過來。

顧綺年四處探望，和待春院的屋子一樣，這扇門關起來時，從外頭看著就是一堵牆，只不過比起甬道另一頭的屋子，這邊顯然簡陋得多，床櫃桌椅都是尋常物事，屋梁壁角處處結滿蛛網。

她走到門前，拉開門，這一拉灰塵兜頭落下，她咳上好一陣才能繼續往外走。

門很大，院子更大，可以同時停兩、三輛馬車，有意思的是，偌大的院子裡卻只有三間屋，沒有灶房，倒有一口大井，左右兩間則是空屋，只擺上幾張椅子。

她深吸口氣，拉開大門走出去，這條巷弄挺大，但似乎是附近幾戶人家的後巷，除她走出來的屋子之外，沒看見其他的門。

她快步走出巷子，只是兩個拐彎，景象迥然不同。

這裡是湖東大街，她知道，街上有一家賣糧的，老闆肥肥胖胖，老是掛著一張笑臉，對誰都招呼得很熱情。

每天早上，街上有許多叫賣的小販，靠近新展大街那邊有個婆婆，她永遠是最早出來擺攤的，她賣的菜又鮮又嫩……

等等，她怎麼知道這些？她家又不在京城，她對京城該是全然陌生的啊！

她是誰？為什麼知道這些不該知道的事？為什麼總是會浮起不該有的念頭？

她是誰？總是想到這三個字，顧綺年就會發愣，就會像魔怔了似的……

一聲呼嘯，顧綺年回神，抬頭，望向馬背上的男子，遠遠地他朝著她的方向奔來，馬匹接近時，兩人目光相對，只是一剎那，那人已隨著快馬離開。

心狂跳幾下，她莫名地喘息著、恐慌著，無原由的害怕自心底竄起。

她迅速轉身，快步往原來的路上跑去，不過是幾步功夫，她忍不住淚水奔流，說不出口的恐懼像生根的藤蔓將她緊緊繞起，迫得她無法呼吸。

她不認識他，卻害怕他，理由不知、原因不曉，她只想遠遠躲開。

但，一個陌生男子，能傷害她什麼？不該害怕的呀！顧綺年深吸氣，告訴自己，鎮定。

不過匆匆見一面，男子的輪廓面容卻深深烙印腦海。

他的身材清瘦削，輪廓如斧削般，兩道凌銳的鷹眉緊顰，一雙眼睛隱含熠熠鋒芒，不怒自威，一開口便是……便是什麼呢？她沒聽見他說話，不知道他的聲音如何，可是為什麼……為什麼她會這般害怕？

吞下不安，撫平惶然，她試著穩穩地走回待春院。

可一回到待春院，她像發瘋似的曬被刷地，清洗灶房浴房，她必須不斷做事，才能忽略心底的恐懼。

放下毛筆，衛翔儂將明日準備呈上的奏摺再細看一遍。

他不認為光憑這紙奏摺能折了葛興儒，不過，葛從悠應該保不住了吧？！這幾年來，他與寧王合力，斷葛興儒諸多臂膀，現在是該動動主幹了。

淡淡一笑，再看一眼手上的「租賃契書」，他的眉毛略彎。

今年春汛，葛從悠非要搶寧王的差事，還自願獻上白銀十萬兩，協助賑災之用，滿朝文武都想不通呢，葛從悠向來是雁過拔毛、蒼蠅腿上都要摳出二兩油的人，怎麼變得這樣大方，原來是這一茬在後頭等著。

明為賑災，卻在暗地裡大量購進百姓土地。

災民三餐不繼，誰給銀子誰便是大爺，葛從悠一口氣拿出十萬兩賑災，善名傳遍，百姓把他當成青天大老爺，他要租賃被大水淹沒的田地誰會說不？更何況這會兒再好的田也不能立刻種糧。

買地賣地、合理合法，誰知他竟是暗中勾結地方官員，欺負百姓不識字，在租賃田地的契書上改寫成買賣土地。

百姓無知，以為青天大老爺心善，一畝土地租賃三年竟給二兩租銀，這可是天大地大的好事吶，就算自己耕種，三年所收也不見得能賺到二兩，因此百姓甚至排隊，搶著把土地租給葛從悠。

於是他用八萬兩，買下價值六十萬兩的四萬畝良田，扣掉賑災的十萬兩，一來二去，四十二萬兩白銀入袋，再精明的商人都沒有他的本事。

那銀子……好好存著吧，有命賺也得有命花，再過不久，災民知情後肯定要暴動了。

前世，這件事直到三年後百姓拿著契書想要回土地時才發現自己被騙，而當時的地方官已經調職，百姓想要回土地？官字兩個口呢，更何況三年的時間還不夠這幫黑心肝的傢伙把證據給抹得乾乾淨淨？

民鬥不過官，更別說他們手上的契書寫的就是買賣，證據站在葛從悠那邊說話，百姓心有不

甘，想替自己找回公道，消息傳到京城，卻變成暴民滋事，朝廷派官兵鎮壓。

這輩子他哪能讓葛從悠逃過，敢在老虎嘴裡拔牙，就得有被咬的準備。

他派人在暗中把官府欺民一事給掀了，引發民心恐慌，緊接著鼓吹、集結，把百姓集合成一股力量，如今吳大人還在當地為官呢，至於人證、物證，該掌握的都在他手中了，接下來要佈置的是，該由誰來把這件事捅到皇帝跟前？

是林御史還是邱尚書呢？林御史正直，說的話百官自會應和，而邱尚書是個野心大、想搶功出頭的，他還在寧王和二皇子中間搖擺，這一捅就等於選邊站了，他願意嗎？

「王爺，唐管事、衛左求見。」衛南進書房稟報。

「讓他們進來。」

門打開，身形瘦高、面容清俊的中年男子是唐管事，三十歲上下；兩道粗眉、皮膚黝黑，一雙眼睛炯亮有神的叫衛左，他是王爺身邊的侍衛。

兩人走到書案前，唐管事先行稟報。「爺，王妃命人在張姑娘的吃食裡下了絕子藥。」

動作這麼快？葛嘉琳這麼擔心自己有後？「她吃了？」

「沒有，張姑娘謹慎，從昨天到現在，除味道淡的茶水之外，所有的食物湯藥全倒進花盆裡。」衛翔儂點點頭，看來張柔兒也不是個善茬，接下來王府後院有熱鬧可瞧了。「顧綺年在待春院裡安置妥當了？」

知道葛嘉琳把顧綺年安排到待春院時，他忍不住撫手稱讚，虧她想得到這招，就算不做多餘動作，要是顧綺年膽子小一點，就會把自己給活活嚇死，所以千萬別小看女人。

衛左回話，「是，王妃身邊的郭嬪嬪把人送過去的。」

「她肯定說了不少『傳聞』吧？」衛翔儂勾起嘴角，淺淺笑著。

衛左道：「是，說得精彩絕倫，都快趕上說書的了。」

「顧綺年也哭得精彩絕倫吧？」前世她聽到待春院的傳聞，連作兩天惡夢，之後鬧著要到寺院上香，為此和葛嘉琳大鬧一場。

衛左搖搖頭，回答，「姑娘聽得認真，卻沒有太大的反應，不過進門前，倒是握緊拳頭，對自己喊一句……」

沒有太大反應？衛翔儂皺眉，問：「她喊什麼？」

「平生不做虧心事，夜半敲門心不驚。」

哼！沒做虧心事？是沒做過還是沒來得及做？「後來呢？」

「進待春院後，顧姑娘把園子前後、屋裡屋外逛一圈，在主屋裡待好一陣子才出來。」

待好一陣子？是被孟可溪留下來的嫁妝給閃花眼了吧，得找個人去看看她偷走多少。不，不急，等她膽子越來越大，把東西偷個七七八八之後再來算總帳，肯定有意思得很。

「屬下不知道姑娘在裡頭做什麼，不過出屋時似乎很惶恐，之後就開始整理屋子，灶房、浴房、寢間全清洗過一遍，直到天色昏暗，確定大廚房沒人送東西過去，她才折了根樹枝，綁上線，到池塘裡釣魚，昨兒個晚上煮了鍋魚湯充飢。

「主子，那條魚、那鍋湯，也沒見她放什麼佐料，可是香氣遠遠傳來，饑得我口水直流。」不是他胡扯，跟著主子爺天南地北到處跑，好吃的他沒少嚐過，他也想不透吶，光靠灶房裡剩下的那點醬油醬醋，有沒有壞掉還難說，任她再會煮也不可能煮出那個味兒。

衛左的話讓衛翔儂擰眉，顧綺年會殺魚煮魚？不可能，她連一杯茶都泡不好。

不過葛嘉琳還真是殺人不髒手，用鬼嚇人不夠，竟連吃的也不給，這是打算把顧綺年給餓死？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昨晚姑娘歇在下人房。」衛左朝主子爺望去一眼，這是第二個想不透的地方，有好屋子不住，幹麼虐待自己？

「下人房？」衛翔儂驚訝，他無法置信，貪財、貪享受的顧綺年怎會捨棄主屋不睡？裡頭的傢俱物事樣樣是好的，她竟捨得不碰？又是作戲？作給誰看？

「是，不過下人房裡的被子破掉，她從主屋找了兩條被褥。」

「還有嗎？」

「還有……」衛左嘆口氣，猶豫半晌才開口，「天未亮，她早早起床梳洗後就進了主屋，接近中午才從裡面走出來，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什麼？」

衛左搔搔後腦，怎麼也想不透原因，只好把經過報給主子知曉。「姑娘出來的時候，從裡頭搬出……」

呵，衛翔儂大笑，是孟可溪留下來的嫁妝！憋一晚上還是忍不住動手？就說嘛，她是什麼性子，他一清二楚。

然而衛左下一句話硬生生把他的笑給塞回去。

「搬出兩個大蘿筐，裡頭什麼東西都有，菜肉米、油鹽醬醋、布匹針線，也不知道打哪裡來的……」

心頭一震，衛翔儂眉毛擰得更緊，她發現密道了？這麼快，是昨天找到的？她在主屋待那麼久，不是被釵環珠簪晃花眼，而是找到通往外頭的密道？

他不喜歡這種感覺，他明明對顧綺年的過往從前、性格脾氣瞭若指掌，重生的優勢讓他可以從容地掌控每件事，可是顧綺年卻脫離他的掌握，這讓他很不爽。「繼續說！」

「中午她替自己做了一碗麵，之後她在梅樹底下鋪幾床從下人房拿出來的破被子。」說到這裡，衛左忍不住想笑，王妃肯定以為把姑娘送到待春院是懲罰，誰知人家過得自得其樂、悠然自在。

「鋪被子？她想做什麼？」

「屬下過來的時候，姑娘正在打梅子。」那些梅子一顆顆碩大無比，青青綠綠的掉在被子上，看得人心情大好。

實話說，他挺喜歡這個顧綺年的，想不通主子爺怎麼不選她卻挑了張柔兒，光看容貌兩人也不能比啊。

愛錢的顧綺年不再貪財，愛享樂的顧綺年願意勞動，十指不沾陽春水的顧綺年竟會做菜，現在連梅子都不放過？不是說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嗎？怎麼會這樣？

失控的感覺越來越嚴重，他不舒服極了。「你再回去守著，讓莫離過來。」

「是。」衛左和唐管事一起退下。

有點煩、有點躁、有點悶，因為顧綺年的反應不在他的估算裡面，衛翔儂背著手，在書房裡走來繞去，卻是越走越煩。

不多久莫離進門，她穿著雪白的箭袖緊身衣，腰繫黑色寬腰帶，腰間斜插短劍，一身武人打扮。

莫離十八歲，一雙杏眼黑白分明，眉眼間帶著三分英氣，身材在女子中算是高的，不過整個人瘦得厲害，該凸的地方不凸，該翹的地方不翹，看起來像半個男人，她的皮膚略黑，但眉眼之間生動靈氣，讓人喜歡。

望了衛翔儂一眼，他未開口，她先發言，「一年兩個月又六天。」

這是在算術吶，計算她委身為奴的日子。

她欠孟可溪一條命，孟可溪欠衛翔儂一份情，所以她委身為奴三年，替孟可溪還清欠的人情。

「我沒忘記，妳不必見一次提醒一次。」衛翔儂口氣不善。

心情不好嗎？莫離挑挑眉，每次衛翔儂心情不好，好奇怪哦，她的心情就會立刻明媚飛揚。雙手橫胸，看一眼桌旁的椅子，屁股往上頭一挪，站沒站姿、坐沒坐相，如果說靖王府裡有人不怕王爺，甭懷疑，就是她這號人物。

「這不是擔心王爺貴人事多忘性大嗎！說吧，要我做什麼？」抽出腰間小刀玩賞著。

「住進待春院，監視顧綺年。」

「這種小事衛左不是在做了嗎？」難道監視得太差，需要老娘出馬？

「我要知道更多。」找到密道這件事衛左就探不出來，他需要一個可以時刻跟在顧綺年身邊的人。

「要知道什麼？性情？心機？脾氣？還是……她會不會撒嬌討好？」呵呵呵，需要調查得這麼仔細啊，莫離笑得古怪。

衛翔儂實在是太奇怪了，從沒見過他對哪個女人這樣上心，平常跟塊冰似的，一不小心笑兩下，怎麼看都像在耍心機，這種削鐵如泥的匕首男，沒事讓她去監視弱女子，肯定是喜歡上了。

既然喜歡就撲上去啊，反正是皇后的賞賜，愛啃就啃、愛吞就吞，幹麼搞這花樣假純情。

她那張臉笑得他胃痛，咬牙，他突然覺得讓莫離監視顧綺年是瘋子才會做的事，不過錯誤已經鑄成，他只能咬牙和血吞。「所有妳能探到的事，我都要知道。」

「行！那……我能玩玩嗎？」

玩玩？莫離是何等人物，顧綺年能禁得起她玩？

不過，橫了心，他道：「在不傷她性命的情況下，隨妳。」

「知道了。還有其他事？」

「沒有，妳退下吧。」

揮揮手，莫離走得很瀟灑，沒有告退、沒有謙卑，沒有做為奴婢該有的自覺，就這樣揮揮袖不帶走一片雲彩。

門重新關上，衛翔儂揉揉眉心。

好吧，他承認自己很無聊，不過就是個女人，不過是個奉皇后密旨取自己性命的棋子，她再沒機會傷害自己，他樂意的話一劍就能奪取她性命，何必花精神去盯牢她的一舉一動？

他真的是……無聊！

已經明白自己無聊了，可他還是不想喚回莫離，改變命令。

搖頭、嘆氣，他搞不懂自己，但是昨晚他夢見小瑀了——一個眼神清澈乾淨，性情天真良善的女孩。

他已經很久很久不再夢見她，昨夜……是因為顧綺年再次出現？

蕭瑀的爹是商戶，一個非常會賺錢的商人，他曾經是大衛國最富有的商人。

蕭梓華小時家境貧窮，父母一心要他走仕途，不負長輩所望，他年紀輕輕就考中舉人，卻發覺高高在上的官老爺若不昧著良心汙錢，月銀根本無法維持門面，除非家中有金山銀山支持，否則官和匪其實是同義詞。

蕭梓華毅然決然放下仕途開始經營，短短數年，他的鋪子開滿大衛王朝，就是高坐在龍椅上的皇帝也聽過他的名號。

他很聰明，理解也沒錯，但他沒想過，官雖窮，但是有權。

官通匪、匪通官，他賺再多的錢也不過是上面的人願意把錢留在他的口袋裡，官字是只有兩個口，但真正的大官，一張開血盆大口就能吞掉他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產業。

那年邊關戰事不斷，國庫左支右绌，戶部缺銀，皇帝要錢，百官不能不幫著想辦法，某位聰明大官想到一個絕妙主意——從誰的口袋摳銀子最快？自然是蕭梓華這類的富戶。

皇上只要錢，哪管官員從哪裡弄錢？於是與蕭梓華有仇的大官找上門，蕭家倒了，蕭梓華死了。

麻煩剛上門之際，蕭瑀找過他。

那時兩人正為他堅持上戰場的事賭氣，衛翔儂還以為她上門是為著說服自己放棄冒險，因此他不肯見她，決定在打完勝仗後再驕傲地對她說：「看吧，我是不是很有本事？妳不需要為我擔心。」

誰曉得陰錯陽差，他從戰場上回來時，蕭家倒了，蕭瑀出嫁。

他深深後悔，當年為什麼不見她一面？在她最需要幫忙的時候，自己為什麼要別過身？

他曾經到齊州，遠遠地見過蕭瑀一面，知道她在做生意，知道當地百姓很尊敬她，知道她的丈夫長進……知道沒有自己的保護，她也能過得很好……他歇下心思，然後返京領命，與葛嘉琳成親。

昨夜他夢見小瑀了。

她圓圓的小臉笑得滿眼甜，蕭府和靖王府只有一牆之隔，她架著梯子，趴在牆邊，舉著紙袋笑道：「這是我炒的瓜子，試試。」

「吃餅乾吧，吃甜甜、心甜甜，別老是愛皺眉。」

「吃點奶酪，這味道可好了。」

她總喜歡餵他吃東西，她老說：「虧什麼也不能虧了肚子。」

她老說：「肚子有貨，腦袋不空。」

她老說：「再厲害的人物，都得靠食物撐著……」

她是個天生的吃貨，她最大的願望是當個廚子，餵飽每一張嘴巴。

所以每年歲末，疼愛女兒的蕭梓華都會大辦宴席，讓平日吃不起好東西的窮苦人家連吃三天三夜流水席。

他說：「想餵飽每個人的肚子，不應該當廚子，要當皇帝。」

聽見這句豪氣萬千的話，她不像一般人那樣嚇得摀住他的嘴巴，而是皺皺鼻子反駁，「這話好聽卻不實際，從古到今換過多少皇帝，可餓肚子的百姓從來沒少過。」

真真是大逆不道啊！可她大逆不道的言語卻引得他和大哥深思，十二、三歲的小小少年關起門來很認真地研究著，如何讓大衛王朝的每個百姓都能吃飽飯。

現在，小瑪還是一樣過得好嗎？劉銳待她好嗎？像她那樣聰慧剔透的女子，劉銳一定會很喜歡、很喜歡。

心裡頭，瓶瓶罐罐翻倒了，糖醋鹽酒全灑在一塊兒，酸甜苦辣的味道漬得他心麻。

衛翔儂再次提起筆，沒有刻意，只是想著往事，想著想著，他最喜愛的蕭瑪躍然紙上。

搓梅子是件辛苦差事，搓得顧綺年腰痠背痛，老半天直不起腰。

忙過一整個下午，好不容易才把梅子給醃好，她捶著腰緩緩起身，像個老太婆似的，好不容易站直，她滿意地看著兩甕新梅，再過不久，她就會有好東西替自己微澀的日子添點新滋味。今天過得相當忙碌，一大早她進入密道、上街，來來回回扛了兩簍子日常用品回來，但還是缺不少東西，幸好她在宮裡的月俸賞銀全數攢下來，再加上出宮時皇后娘娘的賞賜，應該可以過上一段日子。

不過只出不進是危險的，除了節流，她還得想法子開源，但眼前……不急，慢慢來，得先把這一步踏穩了，才能想以後。

買東西是件辛苦活兒，把東西歸位擺放整齊後，她為自己做了碗香噴噴的肉燥麵，她心知肚明，指望府裡的大廚房替自己送飯菜，肯定是不可能了。

無妨，她喜歡下廚，喜歡各種食材在自己手裡變成一道道好料理。

吃過飯後，她跑去折騰那兩棵結實累累的梅樹。

不是她精力充沛，有力氣沒地方使，實在是她的習慣養成，一時半刻改不了。

沒錯，習慣，她習慣越心慌就讓自己越忙，手忙著，心裡才沒時間胡思亂想，心不定腦子會亂，腦子一亂……就慌。

真的慌，嘴裡喊豁達，臉上裝得鎮定，可她心慌得厲害。

王爺的厭惡，王妃的態度，陌生的環境，以及昨日在大街上遇見的男子，每個人、每件事都讓她慌亂無比，尤其是胸口翻騰的、喧鬧的、莫名的情緒……

衛翔儂，一個再陌生不過的男人，卻帶給她無比的熟悉感，他很冷、他的目光像冰刀，他散發出來的危險氣質教人不敢靠近，可是她竟……貪戀他的溫暖？

是不是很奇怪？他沒有溫暖的，他是個危險的男人，任何有腦子的女人都該離他遠遠的，可是即使她不斷對自己重複相同樣的話，她依舊想靠近他，想靠得再近一點……

顧綺年對自己很無奈，她只能說服自己，把衛翔儂放一放，不看不聽不想，因為多思多憂只會多傷，她現在正被幽禁，要是生病可沒大夫能救命，補身都來不及怎能再憂思傷身？

所以忙吧，忙得徹底、忙得夠嗆，就沒有多餘的力氣去憂慮。

揉揉發痠的胳膊，該做晚飯了。

她盤算著，先到外頭打點水吧，肉和菜已經買回來，晚上給自己做點好料理——想到料理，她的心情倏地好轉。

轉身，她嚇一大跳，門口不曉得什麼時候站著一個人。

那是個十七、八歲的女子，做丫頭打扮，可那副態度怎麼看都像個千金小姐。

她濃眉鳳眼，眼底閃著狡黠，但通身的氣度頗令人有好感。

不過她瘦得厲害，是生病嗎？不像，她精神奕奕的，哪像有病的樣子，可是沒生病，怎會瘦得像一副移動中的骷髏？顧綺年想不出原由，總之這並不影響顧綺年對她的觀感。

「請問妳是誰？」她問，口氣客氣有禮。

「我才想問妳是誰呢？誰允許妳進待春院的？」莫離的口氣很挑釁，表情似笑非笑地，一雙丹鳳眼上上下下打量顧綺年。

她沒料到顧綺年長得這麼漂亮，比京城第一名妓更勝三分，皇后賞下這號人物，也算不虧待王爺了，怎麼不收用了省事，還巴巴地讓自己來做這勾當？

「我叫顧綺年，從宮裡來的，妳呢？」

「宮裡來的？哦，聽說了，是皇后娘娘賞給王爺的侍妾嘛，妳不在前頭伺候，跑到待春院做啥？難道……」她突然湊近，不懷好意地瞄顧綺年兩眼，語氣輕佻地問：「妳是惹毛王妃還是王爺？」

顧綺年苦笑，她倒也真想知道，自己是惹毛哪一位？不過截至目前為止，她覺得進待春院不算壞事，尤其在找到那條地道之後。「我正想找個人解惑呢，不知道姊姊在王府裡待多久了？」

「別套近乎，妳可是皇后娘娘身邊的人，進了王府好歹是個侍妾，我不過是個小小奴婢，身分不同、功用不同，怎麼能互稱姊妹。」莫離態度拒人千里，話裡話外都是譏諷。

功用不同？意思是她是暖床用的？像是沒聽見莫離的諷刺似的，顧綺年不動如山，淺淺一笑，「妳還沒告訴我，妳是誰，我該怎麼稱呼妳？」

不動怒？是個好脾氣的？！不錯嘛，有幾分度量，比前院那個強。

莫離聳聳肩，這次口氣好了不止兩分。「我是側妃的人，側妃離開後，我就守在待春院，妳可以叫我阿離。」

側妃？是指孟可溪吧，王府上下就這麼一位側妃，但顧綺年不相信阿離是奴僕，更不相信她守在待春院，她的話破綻太多，別說她的模樣態度不像奴僕，昨兒個她在待春院裡裡外外巡視過，所有屋子都空置許久，蛛網處處、灰塵滿佈，她能住在哪兒？樹上？

再說了，如果待春院裡有人住，郭嬪嬪怎麼會嚇得連門都不敢進？

她合理懷疑，阿離是某人派來監視自己的，至於某人的性別是男是女，待日後查證。

顧綺年不打算追根究底，不管是誰，她沒什麼不能對人言明的，除了……那條能夠自由進出的地地道。

淺嘸，她問：「這兩天沒見到妳，妳出去了，是嗎？」

「對，沒有主子管，我自由得很。」

莫離答得落落大方，好像這是天經地義的答案，再次證明了她不是奴婢，哪有下人敢這樣「自由」？

「這裡有後門能進出？」顧綺年再度試探。

「沒有門，但有個狗洞。」

顧綺年點點頭，心中暗忖：所以阿離並不知道密道？「我不知道妳的三餐用度從哪裡來，可這兩天王妃沒有差人送食物過來。」

笨！人家就是要餓死妳這個威脅性十足的大美人啊，莫離笑彎眉毛，順著她的話往下說，「放心，缺什麼我鑽狗洞到外面買。」

「王府給的月例這麼多？」顧綺年反問。

「沒啊，但側妃的嫁妝還留著呢，要是缺銀子，拿一件去當，就能頂上大半年。」

莫離笑盈盈地，她不信顧綺年沒發現那些金銀珠寶。

她卻沒有接這話茬。「餓了嗎？我打算做飯，要不要一起吃？」

對金錢不感興趣？不至於吧！莫離再接再厲。「別怕，待春院鬧鬼呢，誰也不敢碰側妃的東西，想拿就拿嘍，不會有人知道的。」

顧綺年還是不接話，又道：「池塘邊有根釣竿，妳去釣條魚上來，我給妳做松鼠魚。」

「松鼠和魚是兩碼子事，妳要一鍋燴嗎？」

顧綺年笑開，提著水桶往外走，一面走一面說：「快去吧，我們分工合作，很快就能吃上飯。」莫離沒挪動腳步，靜看著她的背影，這個顧綺年從步伐身形看來不會武功，心思單純，不像個會使詐的，這樣的女人衛翔儂幹麼讓她過來，難道她有監視的價值？

聳聳肩，撇撇嘴，莫離轉身往池塘走去。

第三章 美食收買人心

在料理魚的時候，顧綺年發現，魚不是被釣上來的，而是被石頭給活活打死，這不僅僅是手上功夫，而是……阿離會武功。

派個懂武功的女人過來，目的為何？殺人滅口？

下一刻，顧綺年苦笑，自己知道什麼，需要封哪門子的口？

不想了，對方真的要殺要剷，她豈能逃得過？既然如此，何必白擔心？

還是老習慣，心裡有事，就讓兩手忙些，忙著忙著，就沒有多餘心情胡思亂想。

松鼠魚最考驗刀工，刀工不好，無法把魚肉與骨頭徹底分離，一不仔細就會把刺給留在魚肉裡，吃起來感覺就不對了。

她先用一盆冷水，在水裡加上鹽巴和香油，待魚肉取出後，把菜刀放到香油水裡沾泡，開始在魚肉雕上橫直紋，這樣做的話魚肉裡面會帶有微微的鹹味，並且因為香油的關係，魚肉雕得再細都不會黏在刀面上。

魚肉切好後裹上粉，她一面裹粉，一面翻捲成圓弧狀，這時熱油已經燒好，她抓著魚尾巴，把魚身放在熱油裡面炸，在炸的同時形狀塑成，緊接著把魚頭攤開，也放進油鍋裡，不需要炸太久，免得魚肉變乾，口感不好。

她把炸好的魚擺在一旁瀝油，起另一油鍋，將蔥薑蒜爆香，放入番茄青豆香菇去炒，加入糖、醋、醬油調味，最後擺進勾芡麵糊翻炒。

醬汁熬成，再將魚放回油鍋中搶酥，第二次淋過炸油的魚不會留太多的油在魚肉裡，吃起來香而不膩。

她先把醬料倒進盤子裡，再把魚頭擺好，魚肉鋪上，一道松鼠魚完成了。

顧綺年做菜時，莫離就站在她身側，看著她含笑的臉龐，動作優雅曼妙，揮刀、下鏟，每個動作都銜接得剛剛好，再加上活生生的一個大美人，這哪是做菜，根本就是在跳舞，她看得怔了。

不過是做個菜，值得那麼高興？從頭到尾就沒見她臉上的笑容卸下過，天底下有幾個人喜歡做菜，要不是不得已，誰喜歡全身油膩膩的泡在廚房裡？

可是顧綺年……她流暢俐落的動作，幸福甜美的微笑，竟讓莫離有了想做菜的慾望。

端上最後一道菜，走進廳裡，顧綺年看著桌面的每道菜——醋溜魚片、剁椒魚頭、松鼠魚、

千絲捲、咕咾肉、酥皮餃，每道菜都漂亮得像個藝術品，令人食慾大開。

顧綺年笑彎眉毛，她是真的打算犒賞自己。

是了，略略一提，這裡的杯盤碗碟都是精緻的上等品，如果它們不是為老王妃備下的，那只能解釋其實衛翔儂心底還是很在意孟可溪的。

「吃飯吧！」顧綺年把碗放到莫離面前。

莫離也不客氣，一入座就動筷，可食物入喉，她再度發呆。

第一次，她知道什麼叫做「好吃得想連舌頭都想吞掉」，鮮、香、甜、辣……每個滋味都讓她想尖叫。

天，她是怎麼辦到的？竟可以把魚、把肉、把菜整治成這種味道？

闊別多年的幸福感，再次報到。

幾道菜，收拾了莫離時不時掛在臉上的譏諷，也收服她的心，她做出決定——下半輩子要跟著顧綺年，顧綺年到哪兒她就在哪兒，只要能吃她做的三頓飯，叫她做什麼都甘願。

「喜歡嗎？」顧綺年問。

莫離瞪她一眼，這種菜會有人不喜歡？顧不上說話，她一筷子一筷子把菜夾到碗裡，呼……她多久沒如此大快朵頤了？

從頭到尾，莫離沒說半句話，卻用動作表情毫不保留地讚美她。

顧綺年笑著，真心高興，她喜歡把人餵飽，喜歡別人用食慾來讚美自己。

已經很多很多年了，莫離沒吃過一頓舒心飯……

那時，她是江湖第一世家的千金，爹爹寵、祖父疼，娘親祖母縱上天，家裡幾個哥哥都沒有她的好運道，她天生舌頭刁，端到面前來的每道都是珍饌佳餚，娘親和祖母為滿足她刻薄的舌頭，天天磨練廚藝，她以為自己會一直幸福下去，哪裡曉得家會敗得這樣徹底？

爹爹、祖父、哥哥……所有的親人全死於一場滔天大禍，只有八歲的她逃了出去，敵人猛追不捨，是孟可溪救下自己，給了她生存的機會。

她沒有貪圖安逸，沒有留在孟府，她找到師父，整整八年，她練功、報仇，讓殺死親人的敵人一一伏誅。

那些年，她是地獄裡爬出來的惡鬼，身上時刻帶著血腥味，她的味蕾死了，她只嚐得到仇恨的滋味。

直到殺掉最後一個仇家，她開始尋找孟可溪，有恩報恩、有仇報仇，是她的為人原則。

知道衛翔儂弄死孟可溪，她當然要找上門，但人家是高高在上的王爺，手指頭輕勾兩下，衛右就跳出來替主子擋架。

兩人交手近百招，衛翔儂才點了她的穴道，在她耳畔低語，「孟可溪沒死。」

於是她為奴三年，在這個時候來到顧綺年跟前，然後刁得嚇死人的舌頭在歷經多年苦劫之後，終於得到安慰。

今天晚上，她吃的不是飯菜，而是幸福的感覺。

莫離終於把桌面上的菜全吃光，她打了個飽嗝，很不優雅地拍拍快撐破的肚皮，問：「有茶嗎？」

「對不住，沒有茶葉，明天你幫我上街買，好不好？」顧綺年婉言道。

這時候別說買茶葉，就算顧綺年讓她出去砍兩顆人頭回來她也會應下。「成交！」

「我去洗碗，你到外面走一走，吃這麼多，積食傷身。」

莫離眉開眼笑地走出屋外，消食去了。

顧綺年望著她的身影，直到看不見人了才輕笑出聲。

奴婢？有這麼沒有自覺的奴婢？她的謊話太拙劣。

顧綺年捧著碗盤到井邊清洗乾淨後，拿起抹布把另一間下人房清理好，這時熱水也燒得差不多了，她走進浴房，把自己徹頭徹尾洗乾淨才回到房裡。

今天的工作量夠多，多到她沒有心力去想些什麼，擦乾頭髮，趴在床上，她抱著棉被，沉沉地進入夢鄉……

她完全不知道，莫離吃飽撐著，閒來無事在院子裡裝鬼，扯著嗓子哭了半個時辰。

沒辦法，顧綺年累歪了，睡死了，就算大地震都震不醒她，更別說那點子鬼哭神號。

莫離號到聲音沙啞還不見半分動靜，這才悄悄推開顧綺年的房門，發現她竟然睡到不省人事！

唉，扮鬼找不到觀眾，連假哭的力氣都沒啦。

走到隔壁房間，發現屋裡已經打掃過，桌上還留著一張紙條——棉被先將就用著，明天再幫你曬曬，熱水已經燒好在灶上，隨時可以取用。

紙條不重，卻重重地把莫離的心給捶軟了，硬硬的鋼鐵心化為棉花糖，她越來越喜歡顧綺年……

這是間三進宅子，不大，卻是處處精緻，服侍的人只有十來個，不過每個都精明幹練，一個可頂三個用。

衛翔儂沒敲門，卻立刻出現一位「門房」領他進屋，門房腳步穩健，氣息深沉，是個身懷武藝的高手。

兩人往前走了三、五步，門房低聲道：「王子早上就到了，正在後頭陪小主子們玩耍。」

雙眉微彎，衛翔儂神色露出些許溫柔，那件事……他做得正確。

人人傳言，靖王府的洞房花燭夜熱鬧無比。

可不是嗎？孟可溪隔天清晨就被送進待春院，所有人都說她被冷落幽禁，殊不知正是那個有「靖王府冷宮」之稱的待春院，讓孟可溪等來愛情的春天。

成親第二天，衛翔儂搶在衛翔祺出門之前來到寧王府，兩兄弟閉門深談，之後原本面色不豫的寧王一改神色，歡歡喜喜地領著新王妃、新側妃進宮謝恩。

透過密道，衛翔祺和孟可溪經常見面，直到孟可溪懷上孩子，衛翔儂才讓孟側妃「憂思過甚，重病身亡」。

一場低調的喪事後，孟可溪挪窩，為衛翔祺產下長子，這五年來三個兒子，現在孟可溪肚子裡還有一個，「產量」多質更精，一個個孩子可愛聰明、伶俐活潑，讓人疼愛不已。

宮裡宮外，不少人替衛翔祺感到惋惜，說他成親多年，連個丫頭都生不出來，哪曉得他當父親已經當成熟手。

甫踏進院子，衛翔儂就聽見孩子清脆悅耳的笑聲，遠遠看到衛翔祺輕鬆自在的笑臉，衛翔儂感覺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「叔叔！」衛翔祺四歲的長子衛書凌發現衛翔儂，邁起小短腿，朝他跑來。

他連忙低下身子，一把將小胖子抱起來，額頭蹭額頭，一大一小呵呵笑不止。

「叔叔。」三歲的衛書叢被父親抱在懷裡，看見衛翔儂也揮著雙手求抱。

「叔叔比我這個當爹的還受歡迎，我該不該吃醋？」衛翔祺衝著他擠鼻子。

衛翔儂哈哈笑兩聲，靠過來重重親衛書叢一口，說：「醋死你爹！」

一一抱過孩子後，衛翔祺讓奶娘把孩子帶下去，這才引著衛翔儂進書房。

兩兄弟入座，茶水剛上，衛翔儂便道：「大哥節制些吧，日裡夜裡天天來，也不怕行蹤被有心人發現。」

「文珈玥嗎？她確實不省心。」眸子裡有一道銳光轉過，眉心微蹙，想起「妻子」，他有些不耐，不過他不擔心，文珈玥身邊的不全是她的人。

衛翔祺仿照待春院，在寧王府前院的議事廳挖一條通道，直通這處宅子。寧王府規矩，後院女子不許進前院，即使文珈玥疑心也無從探聽。

「大哥千萬別小看女人。」

衛翔祺冷笑，他怎會小看女人？那些女人一齣接一齣，不消停吶。

「大哥找我來有事？」衛翔儂問。

衛翔祺目光冷肅，表情凝重，一杯溫茶水盡數下肚後才緩緩開口，「翔儂，我不想等了，我要對付衛朝廷，要當太子。」說罷，目光坦然迎向衛翔儂。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衛翔儂問。

「前日，我的晚膳被人動了手腳。」葛皇后動作頻頻，步步進逼，他嘴角挑起冰涼的笑，失卻耐心。

「在王府？前院？」

衛翔祺搖頭，帶著一聲低不可聞的嘆息。「在後院。」這是他唯一感到慶幸的，至少他的前院仍舊滴水不漏。

沒人知道他對醫藥涉獵頗深，更沒有人知道他對氣味有多敏感，如果不是敏銳的舌頭，或許……

「另外，文珈玥懷上孩子了。」說到這裡，衛翔祺眉心蹙成三道柔軟的豎紋。

衛翔儂身上的避子藥包還是自己給的，若不是藥包之效，憑葛嘉琳那股想要孩子的拚命勁兒，衛翔儂早就子女滿堂。

不想讓女人懷上，於他不過是易如反掌的事兒，這會兒文珈玥肚子裡有貨，他真想問問，孩子的爹是何方神聖？

「大哥打算怎麼做？」

「與劉鋐聯手。」

「劉鋐？他進京了？」他來了，小瑀呢？也跟著回京？衛翔儂一陣激動。

衛翔祺知道他的心事，拍拍他的肩膀，說道：「劉鋐立下大功，軍隊以他馬首是瞻，如今四海昇平，把一個握有重兵的大將放在外面，父皇豈能放心？這次把他調回京中，多少有就近看管的意思，沒猜錯的話，應該會讓他再升一等，許是武顯將軍吧，我想父皇會讓他管京畿大營。」

「確定？」衛翔儂問。

「八九不離十，在葛氏出手之前，我打算先見他一面。」望著心事重重的堂弟，衛翔祺輕嘆，

「翔儂，瑪丫頭能嫁給劉銓是她命好，聽說瑪丫頭已經為劉銓生下一雙兒女，且劉銓身邊並無侍妾，可見夫妻和美，舉案齊眉，你心裡便是還有那麼點兒念想也該放下了。」

衛翔儂幽幽抬眸望向遠處，笑容裡帶著哀切恍惚。是啊，不放下又如何，小瑪已嫁作他人婦，此生他們……他無奈長嘆。

「我明白，她過得好就行。」衛翔儂語氣中帶著說不出的落寞。

戰場上回來，衛翔儂到過齊州，當時他曾想，若小瑪過得不好，就算敗壞名聲、就算與劉銓對陣，他都要把小瑪帶回身邊。

「當年蕭伯父給瑪丫頭一筆可觀嫁妝，她用那些銀子開不少酒樓飯館，經營得有聲有色，才能為劉銓四處打點，短短幾年，劉銓官場順利、一路晉升，否則憑他一個沒背景的泥腿子，哪能如此順利。瑪丫頭願意為他盡力，代表心裡有他，劉銓感激自不在話下。」

「能娶到小瑪，是他好運氣。」眉心浮起淡淡的悲涼，原本，這份好運氣是他的。胸口的氣順不過，失望、懊悔在心中交錯。

「我明白。」

「劉銓是個實誠的漢子，我希望你不要對他心存偏見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明白、知道，嘴巴說得順，可口氣中的不甘依舊。

衛翔祺輕嘆，握住衛翔儂的肩膀。他心急了，這些年葛氏的黨羽被翻出多少醞釀，父皇打打殺殺、切切砍砍，卻始終不肯動葛興儒，枝葉除了主幹依舊在，再過幾年又是綠蔭繁茂，一派熱鬧景象。

父皇為什麼這樣在意葛氏？理由無二，父皇一心想讓衛翔廷上位，所以要護著葛氏，要讓葛氏護持衛翔廷。

到時葛氏豈能容得下他？他死了，可溪怎麼辦？孩子怎麼辦？

「翔儂，兩年後的秋天，我將會被吊死在東城門。」他的語氣沉重如積雪森森，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著衛翔儂。

心頭一顫，衛翔儂反問：「為什麼？誰告訴你的？」

深吸氣，衛翔祺緊盯著他，半晌後他問：「翔儂，你相信前世今生嗎？」

「夫妻」對坐，孟可溪想起陳年往事。

她還記得那個晚上，衛翔儂一進屋便說：「把枕頭底下的匕首收起來。」

她嚇壞了，以為自己的舉動全在他的眼皮子底下，以為自己活不過那個晚上，沒想到他下一句話問：「妳喜歡寧王，是嗎？」

她真勇敢呵，竟當著他的面點頭坦誠，「是的。」

三世感情三世恩，第一世的自己和衛翔祺相知相愛，相惜相憐，在那個遙遠的二十世紀，他們對彼此承諾約定，誰知一場空難，斷卻兩人愛情。

第二世，她來到大衛王朝，她發誓要找到衛翔祺，要想盡辦法喚起他的記憶，她辦到了，幾乎是毫無困難地，他愛上她，一如前世。

她深信，即使是孟婆湯，也無法摧毀他對她的愛情。

誰知賜婚聖旨下，皇上亂點鴛鴦譜，她不甘心，她怨恨狂怒，她恨這個世界為什麼要與她的愛情作對，於是她選擇做傻事——在新婚夜裡刺殺新郎。

當然會失敗，弱女子怎能刺殺得了身經百戰的將領？她刺傷的是他的自尊。

衛翔儀是個好男人，但她固執到底、作對到底，她深信穿越的目的是為著尋覓上一世的愛情，她甚至相信若此生能與衛翔祺圓滿，那麼在二十一世紀的他們會有不同的結局。

再度失敗，她的不妥協只換得自己傷痕累累，並讓葛嘉琳有了可乘之機。

她死了，魂魄卻不願離去，她跟在衛翔祺身邊，日日夜夜伴著深愛的男人，看著他的喜、他的憂、他的恨、他的仇，她多希望能為他抹平緊蹙的雙眉。

幸運重生，她回到穿越的那個時間點，她對自己發誓，再不讓舊事重演。

她刻意結識衛翔祺，對他預言即將發生的事，在事件一一應驗間，他慢慢愛上自己，兩人重拾愛情，他們又是知心知意的愛侶。

誰知，她還是敵不過葛皇后的慾望野心，前世的故事重演，她再度被賜婚，再度成為兩兄弟的心結。

她試著逃跑，卻被家裡抓回去，她試著絕食相逼，嫡母卻以她親娘的性命要脅。

時間到，她還是出嫁了，她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她痛恨走上同一條軌跡，殊不知衛翔儀一句話讓所有情況天翻地覆。

衛翔祺溫暖的手心握住她的，點點頭，微笑鼓勵道：「別怕，把妳知道的通通告訴翔儀。」

孟可溪望向衛翔儀，他會把她的話當成惑眾妖言嗎？

舔舔雙唇，她緩聲道：「前輩子我被賜婚，嫁與王爺，心存怨懟，我在新婚夜裡……」

她開始說故事，說的每句話都是她與衛翔儀的共同經歷，那些場景一直留存在他的腦海裡。

他形容不出心中感覺，是狂喜還是驚奇？原來不只有他重來一遭，原來孟可溪是和自己一樣的人？

他太震驚、太震撼！這意謂著什麼？意謂老天爺企圖矯正錯誤？意謂他和大哥都不應該死？

「……我死了，卻捨不得離開，魂魄悠悠蕩蕩地跟在翔祺身邊，我眼看情誼深厚的你們漸行漸遠，葛皇后一次次的挑撥、一遍遍的離間，最終你們被分化、被各個擊破，我這才恍然大悟，從賜婚開始，整件事就是葛皇后用來離間你們的手段。」

「她贏了，顧氏切斷你的喉管，直到死，你都不相信自己會死於婦人之手，那時王爺只有二十五歲，你一死，兵權旁落，短短兩個月，葛皇后毒殺皇帝，圍剿翔祺，最終他被吊死在東城門，而衛翔廷坐上龍椅。」

「十七歲的少年皇帝雖然聰明，卻殘暴剛愎，他急著享受權力，把朝政交給葛從悠和葛從昇，那對兄弟是怎樣的人物，王爺比我更清楚，內政一團亂，貪官污吏一堆、災情連年，大衛王朝的國力迅速衰弱，引起鄰國的覬覦，內憂外患、戰事不斷，百姓痛苦不堪……」

故事說完了，孟可溪不安地望向衛翔祺。

他拍拍她的手背，要她安心，他看向衛翔儀問：「你相信嗎？」

當然相信，怎麼能不信，他現在想做的事是大笑三聲，他終於確定自己為何重來，這是上天交給他的使命，要他協助大哥，為天下百姓請命！

「告訴我，前輩子妳的死是誰下的手？」這是他一直想知道的答案，她不愛他卻無損於他瞭

解她，一個連殺人都敢的女子，怎會選擇投缳自盡？

「葛嘉琳。」那個從進王府第一天便失寵的女子。

果然——衛翔儂淨獰了面目，前輩子的自己，處事太直接粗暴，心知葛嘉琳是皇后的人，連她的臉都懶得多看一眼，於是她的恨刻進骨子裡，以至於視孟可溪為仇敵。

孟可溪死，他與大哥之間出現嫌隙，裂縫已成，哪禁得起葛皇后一再下斧？

太蠢了，這輩子他改弦易轍，處處和葛嘉琳虛與委蛇，他當她是青樓女子、逢場作戲，不過她永遠別想有他的孩子。

臉若寒霜的甩袖，蹙眉冷笑，他凝聲問：「大哥有什麼計劃？」

兩個月過去，靖王府裡沒有太大變化，靖王妃還是每天盼著肚子鼓起來，然而，送子觀音依舊對她不聞不問。

侍妾通房們還是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企圖勾引王爺的注意力，尤其在侍妾圈裡多了個新成員之後，新刺激出現，眾人變得更積極努力。

新成員的名字叫做張柔兒，人如其名，柔得像水似的女人，她的聲音很好聽，連哭聲都動人心弦，這位張姑娘別的不會，勾引男人的能力是侍妾圈裡面數一數二的佼佼者。

短短兩個月，這位冠軍選手成了眾人嫉恨的中心。

靖王府的變化不大，但待春院的變化大了。

短短兩個月，園裡搭上新棚架，絲瓜、苦瓜、胡瓜攀著架子，拚命往上爬，原本的花圃種上蔬菜，已經開始收成，後院用竹籬笆圈了塊地，裡頭養雞、養鴨還養兩隻鵝。

本來顧綺年想養兩頭豬，可殺豬是個大工程，買下小豬從狗洞往裡塞不難，但豬養大了，可沒辦法塞出去，總不能把屠夫給塞進來吧，所以她放棄這個想法。

當然，莫離的改變也很大，瘦巴巴的身子肥了兩圈，凹陷的臉頰出現小小的嬰兒肥，整個人圓圓潤潤的，終於有幾分女人味兒，而且她老是掛在嘴邊、不懷好意的笑容裡多了幾分真誠。

「今天吃苦瓜炒鹹蛋好不好？」顧綺年問。

「鹹蛋可以吃了？」

「嗯，我蒸了幾個，早上試過，味道還不差。」

嘿嘿哈哈，莫離喜上眉梢，顧綺年的「不差」就是旁人的美味了。「行，可是……苦瓜少一點。」

「放心，我做的苦瓜不會有苦味兒。」對於自己的廚藝，顧綺年信心滿滿，即使她還是不知道自己的手藝來自何方。

「做得到才能說大話。」苦瓜的苦味兒是打娘胎裡帶來的，想弄掉？哪有這麼容易？

「不過是把苦味去掉，算什麼大話。」顧綺年覲她一眼。

莫離是個好幫手，力氣大、會鑽洞爬牆，她來了以後，顧綺年沒再走過密道。

「燒一隻鴨子吧，妳說過要給我做烤鴨的。」

「再等等，鴨子還不夠肥，烤出來味道會差得多。」更別說她還指望牠們多下幾個蛋。

「不如我去買兩隻鴨子回來燒？」吃慣顧綺年的手藝，外頭的東西變得難以入口。

「省著點花，再這麼吃下去，妳得去外面賣笑才能換鴨子吃。」顧綺年開玩笑道。

還不知道得在待春院裡待多久呢，這些日子大手大腳的花錢，添置不少東西，她身邊才兩百多兩，轉眼已經花掉三十七兩，唉……這些錢，她原本想盤家鋪子買良田的。

「誰敢買我的笑？老娘一腳踹死他！」

現在孤僻、老愛冷嘲熱諷的莫離也能同她說笑了，雖然還是不知道她背後的主子是誰，不過顧綺年很高興能有她作伴。

莫離勾勾手指，把顧綺年勾到自己身前，說祕密似的壓低聲音，耳語道：「我拿兩支簪子去當，想吃多少鴨子都有，怎樣？」

這種話，莫離不止一次對她遊說過。

「不行。」顧綺年的口氣斬釘截鐵。

「為啥不行？反正又沒人知道。」

孟可溪已經去過好日子，怎會把那點兒珠寶放在眼裡，世間物本來就是給世間人使的，擺著不用豈不浪費？

之前她講這些話，多少有代衛翔儂試探之意，但兩個月下來，她夠清楚顧綺年的心性，她是真想要換錢買鴨子吃。

「不告而取謂之竊。」一句話堵回去。

顧綺年想得深，沒事便沒事，萬一鬧出事來……不，她還想全身而退呢，更何況誰曉得阿離這樣說，是不是她背後主子的主意？

顧綺年不完全信任阿離，卻不妨礙她喜歡阿離，在她眼裡，這是兩碼子事，阿離對自己使壞是她的責任，但阿離待她好便是她的真誠了。

「孟側妃又不會跳出來跟妳計較，不曉得妳在擔心什麼？」莫離噘嘴，不滿意烤鴨遲遲不見蹤跡。

「不偷便不擔心，偷了才需要怕，我喜歡把日子往好裡過，幹麼為幾隻鴨子弄得戰戰兢兢？」

「要不……」她壞壞的目光飄過來，勾起顧綺年下巴，不懷好意地問：「我幫妳想個主意，讓妳和王爺不期而遇，妳呢，就使勁兒勾引王爺，憑妳這副好樣貌，王爺肯定會上鉤，到時別說鴨子，就是鮑魚燕窩加熊掌，要什麼有什麼。」

那位爺嘴裡不說，心底肯定憋壞了，每次聽她彙報顧綺年的事，老用一雙「妳糊弄我」的眼光看她，還意有所指地問：「她轉性了嗎？」

轉性？他和人家有這麼熟嗎？知道她原本是啥性情？

而且她和顧綺年又沒啥交情，幹麼為她說謊？當然啦，吃人家兩個月，這交情嘛，確實有一點一滴慢慢培養中。

不過由此可證，衛翔儂肯定很期待顧綺年去勾引幾下，這才符合他所謂的「本性」咩，換言之那位爺心頭癢著呢，只是不曉得哪根筋不順，非要彎彎繞繞搞上這一齣。

果然，男人，腦子正常的沒幾個。

既然如此，她不介意推顧綺年一把，反正對葛嘉琳她也看不上眼。

顧綺年嘆氣問：「妳覺得我像傻子？」

「傻子嗎？有點像，明擺著的好日子不過，卻要窩在這個鬼園子裡當村婦。」

「我要是為了妳的口腹之慾把自己賣掉，才叫傻。」不滿地覬莫離一眼，她轉身往外走。

莫離快步追上前。「喂喂喂，什麼叫把自己賣掉？妳知不知道，別說王府後院，就是外面的女

人，哪個不想往王爺身邊湊？現在王爺膝下猶虛，若能替王爺生下一兒半女，就算爬不到最高位，也能撈個側妃當當。」

「既然有那麼多女人前仆後繼，為什麼沒人成功？」

「啊不就是王妃的問題，自己下不了崽，還不許別人生。」這裡頭文章大得很，旁人不知，她多少瞭解個兩三分。

「妳真認為我鬥得過王妃？認為我在丟掉性命之前能撈到側妃之位？」

名正言順的孟可溪都無法長壽，她這個連月例都拿不到的低賤人憑什麼幻想？

「怕啥？有我護著妳。」光為顧綺年那手廚藝，她就會幫襯到底。

「妳？一個小小的小婢女？」顧綺年似笑非笑地斜眼望她。這個傻阿離，演個戲也不上心，只有在食物面前才肯真心實意，真是……

莫離被噎了，翻白眼，雙手橫胸，背過身，「怪人，不和妳講了！」

顧綺年微笑，不在意，拿起籃子準備去採幾條苦瓜。

苦瓜還很小，不到巴掌大，那不是她種的，是在牆角發現，她便搭起棚架把它們養起來。她待它們認真，苦瓜便回饋果實累累，現在不多吃一點，等它們全長大長肥，恐怕三餐都得吃苦瓜才消化得掉。

「要不，再煮一道紅燒肉？」不到片刻，莫離又巴巴地湊過來。

「昨兒個才吃過，不嫌膩？」

她很滿意這樣的生活，做三餐、整裡菜園，閒暇時寫寫字、讀讀書，書房已經整理好了，裡頭的書多得令人咋舌，想來孟可溪也是個好文的。

顧綺年問過莫離，過去，前頭也不給孟可溪送吃食月例嗎？

她的問題換來莫離一記白眼，回答道：「就算被冷落，側妃的名頭擺著呢，誰敢輕慢？至於妳，侍妾姑娘？那得等妳有本事爬上王爺的床才算數。」

是啊，下人敢怠慢，不正是因為她的身分上不了檯面？說不定這王府哪位主子，打的正是慢刀子剜肉的主意呢。

見莫離又要冒火，顧綺年安撫道：「要不，妳去池塘裡釣魚，我給妳燒魚吃？」

「我要吃松鼠魚。」莫離點菜。

「好，快去，時候不早，要是釣不上我可不想餓著肚子做那道功夫菜。」

「知道、知道。」她揮揮手，抬頭挺胸，驕傲地往外頭走。

釣魚？那是沒本事的人幹的，她呢，幾顆石子便手到擒來。

兩人一前一後，一個往棚子方向走，一個往池塘跑，莫離巴巴地看著顧綺年進廚房，她把釣竿往旁邊扔去，抓起石子，相準目標，還沒下手呢，嗤嗤兩聲，兩條肥魚已被打得翻肚。

莫離轉頭望去，是衛左。

衛翔儂手下有幾個厲害的侍衛，最強的是衛左、衛右，衛東、衛南、衛西、衛北弱一點，至於衛一、衛二到衛幾十號的又要往後排了。

「你來幹麼？」莫離沒給他好臉色看。

「爺要見妳。」

哇咧，又要彙報顧綺年的狀況？有什麼好報的，除了弄三餐、整理園子、寫字看書，還能做啥事？這裡是待春院，可不是青樓妓館，還可以弄點彈唱吹拉的節目。

扁扁嘴，莫離提醒自己，剩下一年零三天。「吃過飯就過去。」

「給我留點好吃的。」衛左的眼睛往廚房飄去。

自第一天看見顧綺年燉的魚湯，他就餓上了，衛左的舌頭沒有莫離那麼刁，可也是個吃貨，住穿差點兒無所謂，可這吃的吃得不好實在令人難受。

為了任務無法講究吃食也就罷了，但好東西擺在眼前不能碰，真教人捶心肝。

上回莫離把一盤沒吃完的煎餃收進屋裡，他偷吃了，意猶未盡。莫離回屋，發現煎餃消失，立馬跳上屋頂，扭住他的耳朵，把他拉出去暴打一頓。

為了好吃的，莫離可以翻臉不認人。

「憑啥？」

「憑衛右那傢伙捎來的信。」他拍拍胸口，笑得一臉曖昧。

他的話讓大刺刺的莫離突然間紅了臉頰，露出小女兒神態，看得衛左眉頭微顫。

唉，月老是不是老得頭昏眼花了？哪有這樣辦事的，身為兄弟，他替衛右叫屈，明明是一股風流勁兒，樣貌好、氣質佳，走到哪裡人人誇，怎麼會看上這個男不男、女不女的傢伙？

「信呢？」她伸手。

「不行，妳說話不算話，等我吃到東西才給。」衛左護著前胸。

莫離挑嘴，再好吃的東西都不超過三口，她還說過，「要不是不吃東西會死人，我才不想委屈舌頭。」

聽聽、聽聽，有這樣說話的嗎？

偏偏衛右寵她寵得沒邊了，到處給她找好吃的，每次衛右找到好東西，衛左求莫離分一點兒給他吃兩口，她哪次不是嘴巴說好，一轉身說過的話就變成屁。

莫離橫他一眼說：「我們這裡的規矩是，要吃飯就得動手。」說著，她把腳邊的桶子踢到他跟前。「去撈兩斤蝦子上來。」

她老早發現池塘有蝦，卻不想把衣服弄濕，這會兒有人自動送上門還客氣啥？

衛左不囉唆，鞋子一踢、褲腳一捲，下水去！

「顧綺年，妳快看，我抓到什麼？」莫離一手提著桶子，一手抓起兩條魚，力氣大得不像女人。

顧綺年放下鍋鏟，看見蝦子，眼睛一亮，說：「我給妳做蝦餅吃。」

蝦餅？口水迅速分泌，莫離舔舔唇，聽起來好像不錯。「我要做什麼？」

「剝殼。」顧綺年接過魚。

「小事，看我的。」她應聲道。

打下手的事，莫離沒少做過，掌鍋掌勺她不行，但洗洗切切難不倒她。

莫離把蝦子拿到井邊洗淨、剝殼，還自動自發把蝦殼埋進菜圃當肥料，看著綠油油的小菜苗，嘿嘿，不是她自誇，知不知道剛從泥地裡拔出來的菜，那個鮮甜味啊，外頭買的哪裡比得上？顧綺年手沒停過，做好松鼠魚後，立刻將另一條魚肉切下，剁成魚漿，為增加黏稠度，她抓用好一會兒，莫離剝好蝦子，接手甩魚漿的動作。

顧綺年轉身備料，蒜頭切末，蝦仁去沙筋、切塊，放進大鍋子裡，加入調味料、豬油和魚漿充分攪拌後，繼續摔打，摔打功夫莫離最強，她自然接手。

燒熱鍋，把調好的麵糊倒出些許，顧綺年不斷翻動鍋子，做成麵皮，一張張攤在旁邊。做好的麵皮放在砧板上，放進摔打後的材料、鋪平，再蓋上另一張麵皮，收邊處用魚漿黏合。起油鍋，把蝦餅下鍋煎熟，待兩面煎成金黃色，再起鍋，切塊。

蝦子太多，每片餅裡的蝦子分量十足，顧綺年煎了滿滿兩大盤。

「行了，上桌吃飯吧。」

顧綺年看一眼莫離的饑相，笑著把蝦餅遞給她，莫離立刻抓起一塊蝦餅往嘴巴塞。

「小心，會燙……」顧綺年急道。

來不及了，莫離被燙到，她連吹幾口氣後，硬是要先嚥為快，一路走、一路吃，一面呼氣、一面咬，她飛快咀嚼，因為實在……太、太、太、太好吃了！

顧綺年笑著把飯菜端到廳前佈置好，莫離發現桌子上有三副碗筷，一愣，問：「有客人要來哦？」顧綺年淡淡一笑，說：「讓那位下水抓蝦子的幫手進來一起吃吧！」

「嗄？」莫離愣住，反應不過來。

「妳沒換衣服，衣服也沒濕，抓魚就算了，算妳功夫厲害，可是撈蝦……沒人幫忙？我不信。」莫離乾巴巴笑兩聲，說：「沒關係啦，只是王府裡的小廝，不叫他一起吃也沒關係。」

聽見「小廝」兩個字，窩在屋頂監視的衛左一個沒站穩，差點滾下來。

「去吧，做這麼多餅，吃不完也可惜，這要熱熱的才好吃。」

莫離扁扁嘴，走到外面喚人。

衛左早就等不及，莫離前腳剛跨出門，他已經降落地面，衝著她笑不停，行經她身旁，往她額頭敲一記栗爆，莫離沒逃過，撫著額頭，橫眼瞪人。

衛左得意揚揚說：「綺年姑娘心裡通透得很。」

莫離朝他的小腿踹去，衛左的武功略高一點點，所以……沒踹著。

兩個人從外頭走來，打打鬧鬧的，孩子似的，顧綺年抿唇一笑，望著衛左一身夜行衣。

小廝？奴婢？這靖王府裡的「下人」比宮裡還講究？

顧綺年沒有多餘的話，招呼兩人坐下，把碗遞給他們，心中卻暗自忖度：到底是誰這麼看重她，竟派兩個能耐人來監視自己？